



寓林集卷之三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序

歇菴集序

夫人具天地之心虛而已虛躍而為靈靈通而為道
道演而為經經散而為文而詩賦傳記序述之篇溢
矣故文者道之器而虛靈者才之籥也文不明道不
發乎虛靈之源即鑄金石爛雲霞垂不朽之業聲施
後世亦才子之文耳已然而風氣所熾擅才斯霸波

流所扇徧理而王故才矜其道者秦漢之文也理掩其才者宋文也我明之有北地信陽歷下瑯琊輩也負秦漢之鼎而霸焉者也其有金華天台毘陵晉江輩也握宋之符而王焉者也大雅哉約奇淫而振靡蕪其孰能軼之雖然虛靈之妙至道之旨其合離離合吾不得而定也三代而後其人實難吾於漢得董子焉唐得韓子焉宋得歐陽子蘇子焉吾明得陽明王子焉之數子者吾不謂其吐卽經詠卽雅然而董之醇韓之剛歐陽之逸蘇子之通而陽明子之悟於道皆殆庶而出入於虛與靈無滑也自陽明子歿文士輩出近亦有壇壝秦漢人而俎豆宋人者然才爲才矜理爲理掩二者皆譏乃今得之周望陶子矣陶子於文有史漢有騷雅而長於序記其譚道證性略物綜事炯如也於詩爲陶爲柳間爲長吉而品置泉石嘯唵煙雲超如也其才不敢謂出秦漢諸文人上而取理出新不爲宋人之掩學陽明子而不爲辨說得禪之深而一秉鐸於孔氏無跡踐形摹而虛靈之所契追琢成文游戲成解結撰成法篤古而耦時卓

乎爲陶子之文行千載無疑也陶子淨寂如處女清瘦如山澤臞而靈活之機流露眉宇棲巖十七簪笏十三模楷人倫而不爲標經緯當世而密其緒臨歿無散亂亦無奇特啓手足而脩然已矣嗟乎此所以爲陶子也所以爲陶子之文也

快雪堂集序

秦漢以來作者惟韓歐學本經術追蹤遷向桺有沈力王有偏識曾有樸質而才而逮獨蘇子瞻之才貫串馳驟而又得之禪悟頓然天放白香山次之後世學無本原相師小慧於韓歐亾當則動稱蘇白以文其陋蘇白天爲徒又焉可刻畫求之也近世作者蔚起崆峒殆庶如唐應德之淹通歸熙甫之簡核卽才非絕代未盭古始蓋王曾流亞他文人燁然盈篇如蘇子外廓間有其人而性地少似何也性地靈則可以鎔萬有而無可以提萬無而有又若不盡係乎學術之鴻殺而吾獨於馮開之先生深有當焉何也開之記序碑志之文不必一一盡學古法而簡素夷朗無近世藻績襞積之習其小傳小記尺牘短韻之文

任筆所及有致有裁而所譚禪那之宗游三昧而戲
六通澹宕微妙尤宛然蘇白風流也詩七言與長歌
或不能竝驅古人選詩及五言近體得趣山水琴尊
間觸物賦咏出入顏謝今亦不多見也別有日紀若
千卷隨事漫識取適臨時應手疾書不避淺俗而自
有意表之辭物空之象如點滴甘露鋸屑寒玉充足
珍焉余獲交先生廿餘年其道俗環應若與物諧而
具體澄冽不受涅緇佳惡貴賤曠然無繫於懷放似
莊慢似長卿澹遠似彭澤而於蘇白全領其神故其
文真性地之文與天爲徒以眎近世藻績襞積之流
豈非所謂一龍一豬者哉先生衣冠作止笑語諧謔
俱妙有天解惜其人俱往而可見者僅此編余乃遡
韓歐而上下於文人間噫嘻乎先生有知亦歎曰
文而已矣

姚元素掖垣疏草序

昔歐陽永叔言士學古懷道者不得爲宰相必爲諫
官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之行至與宰相
等而其失職也取姍於君子貽譏於百世然則諫臣

所關天下安危埋亂之數詎不重哉居是官者代不
乏人顧有有其識而無其心者有有其心而無其識
者有有其心與識而無其筆又或無其膽者有如忠
激於心義形於筆若怒髮媿汗精氣衝射不知其然
而然吾以是讀所爲掖垣疏草而歎服元素不巳也
元素天性樸真平居訥訥不喜爲縱橫擊刺之談而
動關 朝廷義所不可輸衷奮筆卽雷霆在上淵谷
在下指陳利害根究終始有壯夫之所却而巧人之
所避者元素弗顧也元素自館職出爲諫官歷兵吏
戶三垣十餘年疏凡若干上其草具在循職而言言
無不盡有一爲其身謀而臆逞者乎彼其識副心膽
副識筆副膽矢口而出出與窾會無論其他當東事
之紛和戰兩端而元素專委任以責成功一疏主於
必戰及中路損師舉朝錯愕幾至撤兵而元素抗言
此兵決不可罷卒以蕩平島夷保全屬國釋 天子
東顧之憂礦稅使者貂冠狼攫騷動徧海內秦楚閩
越淮右遼左之間民不堪命而秦楚爲甚元素隨事
諤諤摧鋒滅焰不遺餘力 聖主憬然而寤卽未盡

見施行顧已收秦楚之役圉豹檻虎餘亦重足屏息
而不敢動則其言已行矣若是而謂元素爲諫官下
負所學上負主知不可也卽不知元素者讀其疏按
其時與事而虛已平衡以論其人此其人於國家何
如哉嗟乎古直言敢諫之士不少而與時枘鑿黜逐
摧抑之患亦往往而是故長孺不容於漢武子方見
斥於宋仁主上於元素言輒見聽數力請外補而
不得氣求精論中固有所合謂元素不遇主不可也
自今以往元素樹鴻流駿荅殊常之知垂不朽之業
固不盡於是草而是草亦足以不朽元素矣

南州草序

天下不患無能議論人而患不任非獨才識短淺卮
言亾當設心不誠也曾子責士以弘毅而曰仁以爲
已任伊尹任而聖不難引天下之重肩荷七尺一夫
不獲恥同內溝夫能恥能仁斯之謂誠而後可以任
重道遠引天下於吾身無以異而後議論皆文章樹
立皆志業卒之議論可以省而天下無不辦之事予
嘗持此論低回於當世之士察之交游儕偶中十不

失二三乃今讀吾同年徐德夫南州草而益信之德夫自太湖移溧水兩爲令其大利大害與纖微隱痛條列興除殆盡至今兩邑賢令無以加詳在公移中迨以邑高等徵入爲南吏部郎司考功所澄汰貪濁拔奸去倖皆當時所稱聞望與憑藉氣力之人卽二三賢者與同軸當事亦挽救之而不得而乙巳南北察典至今推服徐考功爲百年以來所僅見已擢光祿寺寺丞轉少卿人咸謂優游京秩養望無事之地而德夫不耐也其於倉庫之耗出衙門之蠹積貢夷之繁費至減上供忤中璫如剗其膚肉而護其腹心列在封事可覆也猶云其職掌使然察典旣竣而條上南京各衙門事應宐裁割者請裁白糧解戶諸煩苦爲漕務齟齬者大江以南幾萬戶沈抑之痛無可控訴而德夫出身叫閹總總萬言不去不已詎非設心誠而仁爲任身荷天下之重而區區以文墨議論得之乎哉余每謂朝廷官吏盡若德夫能議論能幹濟天下何慮多事愁苦萬民爲也他爲序爲傳爲誌爲議卽與文移奏疏不同體其發於忠實誠心知之

必言言之必行而無雕鐫緣飾之習一也古今文章
家惟歐陽永叔王介甫蘇氏兄弟能條達義理敷之
政事而介甫稍執拗不可行如德夫所建白以樸直
紆婉曲於事理稱達而無荆公之拗海內人所以望
德夫不淺非以文章一斑云爾已矣

王侍御疏稿序

余於古人每慕汲長孺寇萊公趙清獻包孝肅一輩
人我明如海忠介龐中丞庶幾匹之而今迺得吾
年友二固王子王子性忠鯁赤心鐵面自徵拜爲雷
都侍御史其夜之所思晝之所爲無念不以除殃席
善鋤奸匡正安社稷保生靈爲汲汲亾論繡斧所
指有理輪破柱斂手避驄之風裁而值此薦紳比肩
共戴之朝至於水火其形玄黃其血士大夫弱者
噤口庸者岐足巧者如簧悍者如鷲賢者仰屋浩歎
如飄風疾雨之至而王子獨立敢言率先衆正一無
所回顧南中清議所出盈庭之訟視爲輕重王子一
言出人人亾不降色輸心奉爲九鼎者今其疏稿若
千首具在也素所蓄積畢之靖獻而經術世務洞然

胸中足以稱志展筆讀其辭披瀝心血百折九迴若
惟恐其言之不暢事之罔濟者不知者嫌其憤盈過
激而其中則無爲而爲豈惟爵祿不入於心卽一切
非譽禍福置之度外真古所稱準繩之官直方其道
者已識者謂王子浩氣嶽立天必長永其年以砥柱
中朝益樹鴻鉅之業奈何令流輩存令此人歿也王
子在畱都婦人小子皆呼之爲閻羅士君子稱之爲
龍圖老子其歿也悲痛歎息之聲自負販而冠蓋如
出一口歿之前一日猶據座批牘皆地方要切事旣
歿吾輩入哭於時寒風臘雪猶以敝蕉爲帷所覆布
被陳絮而已橐中如洗至無以爲棺殮同官周注兩
公檢其贖鍰餘餉則已先期悉括其數下郡縣令買
穀貯庾備賑濟以報嗟乎王子介至此乎如此而有
言豈肯尸位眊筆含垢揚清又豈區區以小忠小廉
賣聲名於時而盡言以翹人過者同日語哉嗚呼王
子殆以汲寇趙包諸公之直節而攄賈生蘇明允之
文采所謂千載上人凜凜猶有生氣者王子不歿矣
王子兩爲令有德政所作詩英辭勁骨詞人所不及

彙在別集不具論云

越鐫序

明興北地信陽崛起弘正之際文必史漢詩必建安而下大曆而上嗣七子而振之寢明寢昌然亾以踰東吳而王弇州先生雁行起婁東其著也元美淹博恢奇無所不備體而敬美雅倩深秀藻致偏勝而力稍怯然二王千秋之聲不減二陸自弇州兄弟歿此道寢微或以頽齡掩鉉或以短馭屈筭或以壯心謝巧而王氏風雅熹微乎虞淵之薄迨今而得明初王公公才如干將識如琉璃光胷中貯有今古而力足以挺之予卽淺黯頃幸從公遊獲披讀其越鐫一編所爲詩若文大都本之衷得傳以情事觸物際境而直抒其才約繩循規絕無緩散而鞭風馭霆之氣自行其語畫然其致洞然其音琅琅然而不爲刻羽雕葉蕪靡治柔之習試與馳驟乎東西京開元大曆之間而起弇州兄弟相旗鼓上下東吳之師吞雲夢而蕩具區以睥睨中原明初先生不稱琅琊太原後勁者哉且語有之予齒去角末俗椰掄文人亾當於用

以予所覩公敷歷楚越間文衡武略惟其所用頃見
諸道缺一切吏民兵賦劇繁事俱倚辨公不啻庖刀
僚丸轉睂睫而游四虛而其落筆吐詞類古橫槩倚
馬之流則公且左挈鐘鼎右提細素所爲千秋之業
又不徒以文而已嗟乎天地生才實難何獨饒於東
吳之王氏而偏注之公弇州兄弟疑亦妬之矣

徐文長集序

今人見異人異書如見怪物焉然天下之尋常人多
矣而竟亾稱何也古之異人不可勝數予所知當世

如桑民悅唐伯虎盧次樞與山陰之徐文長其著者
也唐盧俱有奇禍而文長尤烈按其生平卽不免偏
宕亾狀偪仄不廣皆從正氣激射而出如劍芒江濤
政復不可遏滅其詩文與書畫法傳之而行者也畫
予不多見詩如長吉文崛發無媚骨書似米顛而稜
稜散散過之要皆如其人而止此予所爲異也然文
長見知督府胡公胡公被讒收文長亦以牢騷困厄
然而其詩文與書畫法與胡公之勲伐至今照鑠不
與其人俱往當時鄢趙諸人安在哉世安可無異人

如文長者也鍾生瑞先嗜異人書常三復其集因得
中郎帳中本遂喜而校刻之

來瞿唐先生日錄序

自郭青螺先生推舉來先生於朝而海內知先生有
易註與日錄兩書直指仲衡張公重授之梓流布於
世而汝亨因得澄覽其所稱述蓋先生易義中悟錯
綜其數一語而所註明通簡切不爲浮蔓足與蔡虛
齋先生蒙引相伯仲日錄一書又先生歲時所歷閱
身心所磨鍊非若俗儒文字之解與氣鬼擔荷之能
也先生抱才故不凡自鄉舉之京師得薛敬軒先生
語錄而有所開悟以壹力問學余細展其弄圓格物
諸圖則淵源於周茂叔之無欲主靜而瀟灑脫落於
邵堯夫之堂室所云三欲迷五性證格物於克己而
省事省覺息息不放在在勤行斷然以聖人爲必可
至卽謂濂洛以後一人可也然道同太虛而教者所
指與學者之各有所入譬之日月光本無全虧而隨
眼力所到歸之見日月而止先生指宋儒觀喜怒哀
樂未發氣象與靜坐默認及象山之主靜新建之致

良知以爲涉於禪宗而竊竊然辨之余不敢謂然也
卽如佛老之教與吾儒軌物黑白相反而其微而至
者可以相證不可以言傳先生以形爲俗流氣爲仙
佛神爲吾儒又詆訶佛氏比之夷狄禽獸此杜祁公
未讀楞嚴時語也夫儒者之道修身見世時措之宜
先生慨今世制科法敝遠遯三代養士之意欲去科
目而僅存貢之一途將舉末法而結繩之令先生而
用於世未必其盡合矣嗟乎道無奇亦無無奇近世
卓吾老人欲以怪破天下之常而竟以怪殺其身來
先生欲以平常滅天下怪異之習而不免執常而岐
其同中庸其至難言之矣孟氏有言君子反經而已
則吾寧從來先生焉

重刻羅文莊存稿序

羅文莊公困知記八卷明道閑邪壹稟於程朱之訓
其嚴闢佛氏比於昌黎不在孟氏闢楊墨之下然昌
黎闢佛特破世俗禍福之惑與滅絕倫法之概而於
心性之微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未之及公乃按
三乘五愷之微渺與吾儒之辨若獄究繩批不遺餘

力自言二十年研極之功晚而證悟斯於修道之教
可謂勤已而此記之外別有稿二十卷爲記序疏文
十之三傳表銘贊十之二詩咏十之四自題之曰存
稿其意固曰是僅存而不得廢云爾而所謂道術人
心關切本原之地不在是也舊鐫者沿而至今亦遂
不免朽蠹漶漫而不可讀裔孫珽仕繩祖紹文旣已
繕刻其困知記乃併是稿而重鐫之來問序余作而
歎曰善乎羅生之爲是刻也夫道一而已則心一而
已謂所知者之非所存而所存者之不出乎所知無
是理也孔子循循誘人博學於文而乃約之以禮顏
閔之徒卓冠諸賢而記稱其善言德行故以德爲言
本末共貫天下豈有心性外之文詞哉然生未及以
是稿寄余未能詳其擬議何似而繇所得困知記推
見其指其文之必爲布粟詩之必爲天籟一切著作
之必爲立誠修詞而不爲雕繪邪詭之說無疑也譬
則人身然有精髓則必有指爪毛髮譬則草木然有
根幹則必有柯條枝葉使之一本而二本可乎故幻
卽所知亦幻也真則所存皆真也夫孝子慈孫者之

於其先人也事亾如存過墟墓則哀見衣冠則著而況於其所存者心精之流托不朽而垂在茲者乎其亾之也善乎羅生之爲是刻也存公之存亦存天下後世所共欲存公者非以文已也讀者以是稿合證於其困知記而公之神全矣

唐侍御史荒政紀事序

今人見孺子入井怵惕與古人已饑已溺之心亾以異也然當其時臨其事心非木石疇不憫然而或識有所封聞見有不及事勢有所難處至不能自申其心今人遂遜美古人而古人推納溝中之恥遂稱任稱聖卓然千載余以爲心真則力達而事必愜禹伊尹之心亦至今在蓋覽吾年友唐侍御史美承所紀荒政而慨然歎服無已也往者江以北淮徐鳳泗之間漂水曠旱繼以蝗蝻三災集而方數千里赤地如埽饑餓歿亾流移者相載於道士著者已不堪命而山以東災民又復縈縈牽曳至縊溺者歿骨相枕存者生肉相割食鬻身鬻妻鬻兒女者不可勝數其稍壯者聚而劫掠剽殺有司莫能禁見者聞者莫不摧心

流涕而輒歎以爲無策郡州縣積存有限設賑設粥而苦無米有仰屋垂首已耳侍御弗寧也曰江以北山以東蔡人吾人等命也爲焦心竭智廢寢臥飲食日與道府州縣吏總總以計請蠲請折發積賑稻五萬餘石未已也請截畱漕糧十萬石不得請動支庫貯馬價漕折及其四稅溢銀出糴六萬兩有奇設粥賑分食數百萬饑餓之衆藉以延旦夕命又爲之醫藥以救其疾病編蓬爲廬以蔽風雨藉草爲褥以遠蒸濕而又爲之興河工城工以資少壯俾不爲劫掠迨 聖主捐回金發粟遣御史東行賑而流民稍稍散去淮徐鳳泗之民相保聚荷更生之樂而侍御之肝腎已枯矣鬚眉已稿矣此其心與古人由已之痛納溝之恥何異向使侍御避好名之嫌恤人言短長經營封以內而秦越他省稍稍盡其力之可爲而所不可爲者付之無可奈何民之歿亾相枕藉更不知如何也讀侍御疏牒披其圖說蓋人人流涕焉善乎富鄭公全活青州流民四十八萬戶亦自快曰吾此舉賢於二十四考中書令矣而韓韶一羸長擅開倉

賑流民萬餘戶亦曰長活溝壑之民以此獲罪可以
含笑入地矣古賢者之真心救民類如此豈惟侍御
哉抑予所居冷曹當是時流民集畱都者萬計嘗不
自量與二三同志請當塗諸公亦相聚謀賑濟諸公
所怵惕同幾得萬餘金而老成却顧者曰分土分民
奈何代爲憂又曰萬一賑不繼聚而不散且爲地方
患相顧咨嗟歎息而罷嗚呼國家任事者之難又如
此余故具論之非敢諛吾美承以告世之君子當其
任者有是心期於必達勿令人寶山而空回遠遜古
人也

樊侯荒政秕言序

今夫慈父而當病之子則必求醫檢藥若其身病醫
王而逢疔羸垂死人則必荷囊挾匕循方調劑亦若
其身病何者悲體相觸妙法斯起非有內交要譽惡
其聲之心也而病者一旦霍然痛定思痛則必悲喜
婉轉於慈父之膝歸德醫王追頌其妙藥所生活而
思傳其方以普救衆病嗟乎此荒政秕言之不可以
無述也吾邑自行可吳公以治行高第徵已如失恃

之兒而水災流行重之以病政當疾痛呼父之時自非我致虛樊公從麗水來撫摩之爲之勤宣上澤身歷蔀屋議賑議糴若設方劑藥而家至人恤若按骨切脈是病必藥而無妄投則此百數十里五萬餘口饑餓垂絕之生靈已稜稜乎白骨而縈縈乎荒丘矣讀斯錄者烏得不婉轉悲喜而追遡夫生活所自豈其爲名而市德乎哉雖然汲長孺匡主扶民不止發粟而富鄭公名業亦不止青州之救卽以荒政見樊公而公所爲政者已見矣

聶侯錢塘政紀序

古之君子得民而民忘之若鳥忘於林麓而魚忘於江河而其有所不能忘者則謳吟而歌謠之歌詠之不足則相與祠之而碑之若畏壘若桐鄉峴山民亦有所自致而非以爲報云爾雖然未數數也晚近人情好諛而名爲市上之人甘而臨其下下之人喜而媚其上前後相蒙新故相摧幾乎人尸祝而戶貞珉矣豈其人盡有所相煦而成要之文然而情不然情然而事不必然亾論其荒址而仆石當其祠而碑之

日已如灞上戲矣賈生有言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余故以祠之不如其碑之也碑之不如其紀之也何者以紀厥事也故錢塘之有政紀也紀聶侯之治錢塘者也侯治錢塘六年而民忘之去錢塘一年餘而民不能忘也日以甚士相與紀於庠農相與紀於野商賈相與紀於市薦紳先生相與紀於簡編山陬之老浮屠氏者流相與紀於香火之宮今其編犁然在也有一非侯事而有一事非民懷者哉侯去而事畱事畱而精神之與治澤畱也前事而後師卽後有損益焉而前爲因然乎然可乎可夫孰非侯之遺而民忘之哉桐鄉峴山而後代謝古今不可勝慨而傳循良者金石無敝則紀惡可以已紀成士若民板而傳之以求甘棠之思屬余序余謝不敏且近於阿所好而避之客有從臾之者曰古之師弟窮而言志出而言事以治賦以爲邦以俎豆禮樂可以自許亦可以告人顧其事實否謂何耳何避之有余不能答遂書以弁其端

吳侯輿頌錄序

頌者何美盛德敘成功也輿頌者何衆人公言之也
田疇子弟之歌歸美於公孫僑僑衆人之母也凡親
民之長未至其國邑其君子實玄黃小人捧壺漿以
迎幾幾望德焉一缺望而謗作聃聃胥讒弗可弭矣
逮夫潤澤豐美之際則君子相與誦述於堂小人相
與謳吟於野驩欣舞蹈頌之不可以已此非能奪其
心而浮之筆舌也吾邑侯亦臨吳公幾是乎侯之治
海寧兩年耳邑瀕海而民沃苦於上浚削亦復險悍
而上苦不易馴自侯之來平停生息之而沃者不瘠
簡法以輔德而悍者馴險者易士服習膠庠而民恬
安獄市侯且臥理矣而乃爲吾仁和之民移而載焉
此歌來暮而彼之民於是乎深去思矣若詩若文纏
纏乎颯颯乎輿人之頌所以作也儻亦玄黃壺漿之
初邪政成而美非市也美而傳非譎也以比於衆母
不亦宜乎於是海寧諸生某某輩錄而布之而屬汝
亨爲之序

吳使君權政錄序

水部青芝吳使君以己未夏初來權吾浙之南關期

年得代去政成所爲德於商民甚厚商民碑頌之士
大夫相與敘述歌詠其事曰權政錄而門人閭生光
世輩以序見屬以余之知吳君也然而君固非能以
其政異也關之有政舉山川林麓之殖阜之民而商
貿焉輸其餘佐 國家之急諸使君所同而吳君獨
異者何也凡政之道宣於陽閔於陰而權政主利利
主陰者也賢者良多自愛其或陰而陰用之上以陰
索下以陰匿而猾胥徂僧恐嚇吹求以陰爲奸網密
而智多人各攫其利而利去於商商阻而材滯則賦
誦而上與下胥病故治陰之道莫若以陽陽則明明
則簡簡則寬寬則衆附而材集吳君豁達洞朗陽明
君子也其所爲權政大都因材於地因賦於材因所
參驗短長大小輕重而畫一徵之無寄訪無苛罰無
旁耗以寬予商無以隙予胥僧上無庸索下無庸匿
中無庸奸明白條達而布之皆陽道也故山川林麓
之材盡出而商賈之至如流水舟載擔負人人奉法
而贍所欲不加筭而國賦足商民所碑頌而士大夫
所稱述歌詠其以是夫會北關權使者缺借君之重

其布陽道而予寬政亦如之甫兩月而頌聲溢猶之
乎南也嗟乎天下事以陰晦蝕而以陽明理若吳君
權政可以則已豈惟權政哉今 國家徵兵轉餉度
支苦不給而邊方之歛散至不可筭諸識者歎陰之
爲蠹則安得顯白平易如吳君者持籌而臨之吳君
往矣當事者且虛左而待經國救民之臣吳君不免
矣

五嶽遊選序

余嘗言向子平必婚嫁畢遊五嶽名山天道不可知
儻先自畢餘生置山屐何地然則踏遍名山矯首縱
覽者宜莫如余而余僅得五嶽之一所稱巖壑煙霞
之勝自吳越齊楚燕趙而外不一錯趾小品小勝飲
河滿腹覽王恒叔五嶽遊選真如扶餘國王之海角
公孫子陽之井底蛙姝自啞然失笑且余有遊紀如
老農話晴雨童子搏黍而恒叔茲編淹雅綜錯聲金
礪石儻非契神明而適天放其工拙亦大有筵楹矣
新安鮑生元則酷耽此趣重爲訂刻五嶽有靈當拜
恒叔爲長元則亦應班坐廡下俟余遍遊後提所拾

歷披圖而證之

茅薦卿楚遊詩序

薦卿少年不爲詩楚遊百篇自其從侍御史出爲浙川令作也論者曰楚音哀激薦卿爲遷吏意有所鬱結而舒寫於茲茲其際境固然而詩豈待境有哉薦卿爲人沉厲致用苦而得堅苦故思浚堅故骨強沈厲致用故窮其物之所至以畢其氣慮而不爲柔綽駘蕩之習此老詞人所以白首研精而不盡合薦卿燦然於百篇也篇中如老婦詞卽事詠懷諸什卽寘之古樂府魏漢間人不復可辨短律多蘇州襄陽坦率之致令薦卿以詩模詩漁侵山伐其技未遂至是薦卿釋褐令章丘後謫浙川兩爲令皆畢慮循理多可紀頃念鹿門先生老乞繕部身以歸嗟乎授之以政則達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薦卿卽亾百篇固知其能爲詩人也而薦卿方彊有力詩固未可盡材卽詩可以盡材亦期緩急國家抗鴻駿之烈宣之雅頌詎止與詞人墨子爭雄長乎

錦硯齋次草序

余友鄭應尼自爲南工部有工部詩有錦硯齋近詩
又有次草諸稱應尼者不一辭李本寧先生按考工
記題之以國工高孩之論古今詩遞變定之以麗顧
太初遡本於士衡緣情綺靡之一語俱得應尼之似
而余獨得應尼所以似者應尼自未第時余卽與交
好其才清上與雲霄俱薄其潔然不停者蟬蛻於埃
風塵塊之外其博物劉覽取腴中之雋而揚芬啓秀
若棲梧飲露不與凡鳥同其剝啄其於澹遠之旨日
涉日深而展筆落紙自得其婉婉夷暢之致蓋體質
元亮而衣被徐庾者孩之舉似方之乎湘君翠袖李
夫人步幄余謂應尼自是苧羅美人未入吳宮時與
五湖煙水以後不粉黛而豔絕代者已應尼必當以
余言爲知己徒曰工麗云爾余固知應尼送之秣陵
花草中不復返矣

金玄朗於謳序

世所稱快士脂韋罄折能爲佞士大夫間瀾翻頰舌
不且箕踞嫚罵先彊貴而藉口灌將軍令賢者辟色
不肖者辟席嗟乎灌夫寧易爲也孔子曰惡似而非

者始吾不知玄朗以爲流俗人耳旣目攝玄朗亦以爲夫夫使氣卽才高不可近迨余困公車歸從雪上茅薦卿讀書而習玄朗者日久觴詠之暇間握手譚生平快心事與千古豪舉廢興得失之槩或呼可兒命童子進巨觥或髮上指語咄咄不休四座爲之爽然及余再過吳門覽玄朗所爲結游一編生平交契具在皆當世風流廓落雄駿之士乃知玄朗鍾情之嗜不啻菖芟而世往往以目失之悲夫昔者王太史季孺之序玄朗曰王先生之結襪乃絕意於榮通灌將軍之罵坐終見志於去就嗟乎季孺歿而知玄朗者希矣玄朗詩似漫不經意而雄快剴麗放志成象慷慨筆墨之外酷似其爲人不知其人視其詩不知其詩跡其人以此兩言作金生鍾期可也夫灌夫有氣而無文玄朗直鞭筆使之矣

吳子野楚游草序

壬辰之歲余過薦卿練水讀易獲與子野共事是時又有吳門金玄朗玄朗快士語多爽爽縱酒氣薄人而子野沈緜湛理每遇關情事餐臥都廢或思至不

自知亾失衣冠作詩亦然其麗物近其裁法嚴其語
廉其氣注寧卽而完母離而缺蓋程不識刁斗之兵
也酒後煙眎調笑亦時時出瀟散之韻然不盡爾亾
何薦卿以侍御史左遷浙川令強子野與俱浙川楚
地薦卿以遷官嘯詠其間多牢騷之氣而子野亦相
和爲楚聲旁亾人矣而子野復無事併力而赴之其
法律不減於昔而注思彌篤境之所際語忽有神如
所謂飄然凌絕頂松下却逢僧據石看流水巖花落
澗香及下馬空階見故人之句漸近自然矣然子野
頗倦游好慕說閒居余讀其行路難十首愴然心感
焉薦卿茲以親老乞身子野亦俱歸而吳門玄朗已
客歿子野行從農家野老較晴量雨以送日月因卽
襄陽語題其楹曰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儻所云
酒後瀟散之韻於是在矣雖然今昔時也去住境也
不有行邁孰知考槃之寬哉遂索子野楚游稿同薦
卿百篇刻之

平簡背諼草序山林蚤外不沐也其報市余宗對京

豫章多才宗侯能詩文者往往而有以余所見淹雅

如鬱儀疏通明快如元吉卽才者讓席元吉又余十年前讀書靈鷲山相逢松下者也是時有佘宗漢袁履善兩先生俱過從宗漢越在閩海寒暄都絕袁先生已作隔世人獨元吉有緣一再把臂豫章因得讀其近詩疏快如昨而率真興懷傲性而立抑有進焉若廬居草又從支牀臥塊間發其烏烏之聲卽流連花鳥繾綣朋侶亦其悲酸之內作真所謂長歌甚於痛哭非以詞而已嗟夫天實生才以爲國禎惟宗室才子弟束於制無從奮身功名以展其結約之氣繫歔之對自試之文自古而歎之而壹託之於詩歌況夫摧心嘔血以寫其哀怨如元吉者焉可泯也余故不辭而序之

陶孝若南北游草序

孝若往荆楚來西湖上余未及班荆授塵入長安余適畱滯旅處往往逢之袁中郎劉元定曾退如坐上詩筒酒杯數過從亾間也孝若才致瀟爽與物昭晰而芻貯武庫足以副給讀其詩如駿馬下坂雕弓飛射情至筆俱無鉅釘詰曲之態此宜置金門玉堂雄

寓林集 卷之三
長詞林而青氈一片薄游新都何邪然道在則尊孝
若詩固已峙白嶽摩青雲豈問官哉卽如前三君獨
退如負公輔之望而元定驥伏中郎蝶化余亦棲遲
靈峰湖畔嘯侶猿鶴孝若名業政難涯量余蓋覽孝
若韻而深去住寥落之感也

十賚堂文集序

余每論古文詞六經爲奧突史漢爲堂皇而唐宋數
大家則門戶托焉不由門戶而遽可躋堂以入於室
者唯鬼魅盜賊耳士大夫窮年兀兀志古人之學爲
古人之文而不悟與鬼魅盜賊等真可長歎而痛哭
也夫空虛悠謬高語玄微以逃於形埒迹象之表非
鬼魅歟聲摹字襲竊往飾今以自解其窮敗非盜賊
歟此無異故不得其門而務虛聲喝人出此下策耳
若吾門人茅孝若氏可謂得其門者矣孝若天挺異
才而世鹿門先生業於唐宋大家書旣已咀英吐華
又侵淫於三史沿沂六經故其爲文俊韻朗氣湛識
古姿追攀往哲凌跨一時昔人有言老夫須讓此人
一頭地余於孝若亦云雖然不獨文也孝若經營幹

濟之略填膺滿腹好奇策知大計如三上許司馬書
及去春與余論聚米活流民事慷慨奮發語多要害
非書生也嗟乎使吾孝若簪筆立朝以文章經世務
其建立可量也哉

綺詠小序

綺詠者何友人汪然明從紅妝紫陌間作也陸士衡
有云詩緣情而綺靡綺自情生者也萬物之色豔冶
心目無之非綺惟名花名姝二者來香國呈媚姿令
人飄飄搖搖而不自禁則情爲之縈然明有情人也
今展其詩大都吳姬越娃長干桃葉之美人及梅林
菊圃蘭畹柳堤與高賢韻士相遭而觴詠之趣超而
語雋所云情生者也作者謂綺傷大雅濫觴六朝不
知應物稱體斯二者爲宜何厭綺乎況乎芳菲易謝
美麗不常古人逢落花而興悲歎佳人之難得然明
有心諒同之也豈以我輩鍾情目之爲惑國風好色
比之於淫乎哉覽斯詠者可以羣矣

朱進父飲酒襍詩序

古今人酒德不同如嗣宗放其簡易元亮率乎澹漠

太白揮之豪達而詩亦因之少陵離愁感憤爲悲壯
沈鬱之詩而酒亦因之政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也
彼意不在酒與詩而酒與詩無非意者所以爲詩酒
人之雄以此讀進父飲酒詩所與少陵予倡汝和者
卽千載下可見也矧余當其時覽其辭旨者乎因以
此想陳思自試之表中山聞樂之對不能不令豪傑
歛歛涕淚也

南太史飲酒集杜小序

朱進父用杜子淺把涓涓酒二句作飲酒詩十六首
而南太史子典竟集杜句爲之得三十首兩公俱稱
絕調而爲太史更難何者我與我周旋易而我與人
相代而竟作我非諧情合體倣性紆才不能也昔莊
惠游濠梁之上惠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曰子非
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請以此下一轉語曰子典非
少陵者安能集衆少陵之爲一少陵而又有我在也
然則古今才子非詩非酒而有所以爲詩酒人之雄
者覽斯集可三歎焉

始余未讀楊泠然使君詩而見其人瀟灑卓朗煙霧
俱豁固知其詩必超已讀其游靈隱味官梅詩靈機
爽氣有如其人心甚快之意其猶待境而適者也已
得其秀野堂集詩十種盡讀之彼自家園歷宦遊十
餘年以來落拓一官境地屢遷而隨境所遭淋漓觴
詠風疎雲逸山高水流卽塵埃爲芬香澤畔亦逍遙
蓋胷中饒有勝情而瀉之筆端佳句自集不必對湖
山友梅竹踞芙蓉石坐古香亭而乃叫號奔踔以赴
者也殷璠所云神來情來嚴滄浪謂盛唐諸人惟在
興趣觀乎泠然豈不然哉是知彭澤澹遠開宗江右
青蓮豪宕流聲夜郎泠然自江右徙夜郎率澹之致
得豪之興妙有斯集其作祖荒徼中興西楚衆共推
之矣或曰時事多艱泠然大業經營方始詎惟詩豪
余謂同此泠然耳有如謝公之忘懷任運捻鼻顧盼
皆寢處山澤間儀則卽詩以見泠然而觀於詩之外
亦可也

震澤詠小序

友人李伯遠常言相人法寧有俗中之雅母容雅中

之俗每歎服以爲名言詩亦然高僧名衲其至者原不在詩委巷間人往往誇觚翰嘯歌以爲雅圖窮而七首見似雅之俗恐亦不免乃其至者自聲而爲詩如松濤竹籟灑落人間摩詰之爲禪皎然靈一之爲詩兩者固並行而互映也吳楚間詩僧惟雪浪聲最噪其詞亮而澤近地所見秋潭有詩骨詢法師有詩質流灑標霞研情拔俗得詩之姿者不得不歸之壑公潘景升每稱壑公才秀如青蓮華當令惠休避座賈島以下何敢進而爭席非但不俗而已

小山六逸序

代

余與莫公遠山人游最久山人於詞壇稱雄長其詩蒼鬱孤勁不作諧時語其爲人亦落落穆穆雅不可一世顧獨向余亟稱其門人葛生一龍年少負雋家世能詩占洞庭東武山中而葛生復爲壇與其伯氏一夔結中山之彥若孔君某陸君某萬君某相嘯味其間稱小山六逸云吳越間薦紳先生聞而高之爲賦詩咏歎其事而且欲得余一言弁之首嗟乎夫逸何容易哉蚊虻終日經營不越階序展騏驥之足一

夕而千里樊籠之鳥飲喙伺人鴻漸鵬舉翱翔乎垂
天而游冥冥之表彼其中有所授非苟焉而已孔子
標逸民之目至乎餓夫下士辱身放言之行鄉曲所
不道然倫慮清權澤於道德老聃莊列挾玄微之言
遜於天放成毀禍福不得而及後世奇曠之士聞而
宗之故七賢標軌於竹林四友矜名於山澤安仁放
閒居之賦太冲託招隱之篇其他巖棲川觀投紱浮
杯之流不可勝數卽其爲逸微彰殊致均之蟬脫穢
污翛然塵埃之外庶幾仲尼浮雲之想故其人可得
而稱也吾不知公遠所稱六逸與此奚若山林之下
行且與公遠爲政夸者歿權衆庶馮生自古而太息
世有七賢四友不得而廢然則卽推六逸而進之可
也余老矣不能奮袂鼓枻過從六逸躑躅洞庭震澤
之間儻以余言藏之小山寄語無恙尚及臥而遊之

華嚴徑遺草小序

詢法師與余遊處幾三十年其氣韻沈樸無浮動綺
語爲蓮池師高足苦行不怠已從雪浪師得慧解研
證經義學人皈依之如雲尤精說法華經緇林尊稱

之爲明法華間與道侶涉佳山水意到則有詩詩務
深思而骨輕冷任自然亦如其言動不作浮綺態今
世詩僧其才美者往往如詞人豔夸不則枯澁俳俚
以爲家常本色如師挹禪之意而出唐人音蓋少也
余與師相怡悅庶幾支許之好去年訪余白下歸而
病作遺蛻以去嗟乎牙琴悽絕山水清音幸有遺草
琅琅可誦何異拄杖天目延覽洞壑式嘯且歌之日
哉余偶後師未往應爲作序其孫知臨年少亦津津
於詩持師詩卷俟余刪次如慕如泣移日夜不去其
弟子真非輩謀合刻之以不亾師師門風未墜可喜
也

山游草自序

客秋作西山游六日卽屐齒未徧而勝情小愜歸而
憶之又如隔世事抵京於笥中得所舊草游記又如
把臂故人情境依然乃知筆墨之際有功泉石政不
在紀述之佳惡也盤嶧兩山偶以涉足附紀襍味有
談五嶽名勝十洲靈秘而大域中之觀我自嗤夏蟲
矣巳亥閏月題

白門草自序

余生平懶作詩尤懶於慶弔泛應之作又不能雕繪其語及听異幽墨之思逢山水佳處二三勝侶有以悅性或有所感慨放其胸懷隨筆行止不復研極吾見吾拙亦見吾交好寥寥如此而已官白門五年所作詩汰其汎汎僅得五言古廿二首七言古六首五言近體四十七首七言律十四首五言排律八首五言絕七首七言絕八首官下無事無所可見短長卽此謂之小草可也

東臯子集序

東臯子放逸物表游息道內師老莊友劉阮其酒德詩妙晉魏以來罕有儔匹行藏生死之際澹遠真素絕類陶徵君爲文中子弟無標置名教之跡而意諛不拂亦無於陵仲子辟離之譏昔樵由掛瓢於堯代曾點希瑟於孔席東臯似之矣焦弱侯先生每向余言東臯子集宜與淵明集並傳顧陶集已有善本而此集獨缺先生乃出以授余與余友高孩之相賞莫逆余乃轉授鮑生元則繕刻之吾輩淨眼讀一過其

爲爽然勝讀鵬鳥賦遠矣

世說新語補袖珍小序

世說史家者流而清辭玄致似閨秀林逸風流獨擅
自二劉披英王何集勝解文之士莫不心賞或苦帙
重不便攜舉山陰張肅之鳴琴小暇束而鐫之握不
盈掌而名流雋語挾之懷袖當夫閑房縱披朋儕雜
嘯卽從橫可觀未專厥美而行路風塵惟幕障面左
右眇歡孤悶自撥單車襍被動相追隨纔一挑目而
樂衛殷劉穆然如對方寸之間霏霏千古不知身之
在遠斯編之刻爲功亦鉅豈徒云瑯琊之倩妝臨川
之小隊已也肅之作令卓異江表而操刀游藝亦復
有餘則清談何妨於晉代乎且爲江左諸公一酒之
矣

東林十八高賢傳序

往余令鍾陵曾過東林寺渡虎谿遠公社竟作牛馬
走騷驛之場爲之慨然去今十餘年乃得東林十八
高賢傳讀之諸公皆糞壤富貴膏肓泉石心超淨穢
之區境接人天之勝令人脈脈心動樞從無階況親

承接引妙契因依豈必入淨土而極樂上蓮座而與
瞻哉此刻在廬山未獲流布樂愚上人謀新業於棲
賢山中尋授梓人余故喜而序之使信奉此傳人人
見遠公人人會廬山也余謂樂愚當宜索龍眠十八
賢圖附之以傳千載何羨蘭亭輞川哉昔宗少文對
衡陽王有言祿如秋草時過卽腐試問學道人此片
白蓮花有腐敗不不也

岍茶別論序

古人如陸經蔡譜於茶事茶理甚精具盧仝七碗皮
日休十詠不啻劉阮之嗜酒然未嘗專頌岍德余向
從馮開之祭酒周叔宗山人游津津乎羅岍之賞謂
其澄冽冲漠較諸茶特異開之至手自滌器望氣候
色入眼似雪水入口鼻喉舌清芳莫喻斯稱第一流
兩公栩栩化去而幽人韻士好飲岍茶者亦漸多然
未有特爲論著如箬溪周慶叔者每慶叔餉余岍他
友人所貽似不能敵蓋讀其論而後知慶叔精心岍
妙自其外家天目先生有聞少而壯壯而艾非逐衆
好漫然嘗試使然也夫酒人於酒類有所寄託酣放

而茶直沁肌徹理泠然與之會而已非凝神致一惡能窮其妙乎慶叔不以余爲佞每歲新夏請摘洞山數十片醉我亦以驗慶叔於所論消長離合如何也

寓林集卷之三

終

寓林集卷之四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序

金華守周公考績序

嘗觀漢史所記黃潁川之寬和尹扶風之明察龔渤海趙京兆之嚴毅卓然絕倫顧未嘗耳目其人以爲史氏溢美之言乃若上世邃古行無爲之事神不言之教淳悶淵靜上守其樸下安其俗去漢吏不啻玄水之於醲醴繇今之道將斷然希闊而不可見吾獨

見吾友孚卿周公之守婺州也婺負山險其民氣直而悍又半兵子多逋賦之衆弛之則慢束之則易爲亂卽龔黃尹趙安所措其才術始吾未至於婺聞之若縣度焉已而以游三洞遡澗水而上入其境瑟如也其桑麻田野井如也入其庭無鞭朴之聲無金矢之入民熾然而進穆然而退闕如也其于諸生若子弟而邑長吏若臂指不繩督而馴不撓布而喻不怒而威不教而化吾若以其身遊赫胥野鹿之世與邃古人接焉吾非至于婺則亦爲今之人而已矣亾何杭郡缺守御史中丞請于上移婺守守吾郡報可吾杭之民若農望雨赤子望慈母而婺之民萬衆之口啼號之聲上徹于天又若不雨之農失乳之兒御史中丞於是復請之上還婺州嗟乎孚卿何脩而得此于東越之民哉其才謂使然耶學術致然耶抑所謂誠極而動者耶今且以三年奏最考功氏矣上深靜宸居不屑屑爲漢宣之綜覈臨軒問吏事卽一旦勤清問問公何狀治婺孚卿亦不能自言其至考功氏亦何以勞勞列勞績而陳之雖然考功氏不勝

課而公之誠可以治下則可以獲上無爲之事不言之教是爲無功之功功莫最焉 上必且召入爲公卿不且吾儕仍倣婺民之心啼號 上前徼公之重爲藩臬長游而之開府建牙秉鉞以鎮撫吾浙猶其治婺也浙之民偕婺民長爲上世遠古之民予卽老且朽退歸田間亦終遊千古初而效康衢之歌以進可乎

鄭應尼出守真定序

往予令鍾陵時應尼已舉於鄉詩詞甚俊麗威容輿服甚都予一見心折以爲天下之才美人也及應尼成進士爲南司空郎又二年予來同官應尼職在城湟陶冶報政之日金湯增固而埏埴鼓鑄之工精良不窳銖兩之姦莫敢作則以爲天下之能幹理人也已而筦庫權蕪關令約風清身無潤膏商賈大悅則又以爲古之惠人廉吏也予因自笑與應尼游十餘年知應尼不盡而應尼積其才望果爲當事者所重出守真定連城數十以壯我北門之勢應尼可謂得其官矣夫真定古中山地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專以

略此淮陰侯信鼓行出井陘口則舉代破齊如燎毛
拾芥唐之強鎮多矣亦未有悍于成德者其形勢然
也國家今爲畿輔重地倒馬一關倚恒山而阻滹水
使守土非其人雖宿兵百萬置將千員天子能無西
顧之憂哉今應尼以其增城浚涅者保障緣邊耕戰
之藪故其司關守藏者簡稽將士而飲食搔爬之將
必左顧而狎于野士戲于伍馬騰于槽者豈憂匈奴哉
抑予聞亂則冀治弱則冀強荒則冀豐故曰冀州
真定實其冀州之域太守亦冀州牧也今 天子
神靈震疊威加窮髮誠無所冀治與疆者然齊魯燕
趙宋衛之郊飛蝗蔽天民生耗促甚矣天下事漸多
可慮非我應尼誰冀焉若夫行邊乘障之暇悲歌感
慨作爲詩詞以倡將士之氣與昔人從軍出塞諸什
爭雄競麗特文人小技耳我應尼不屑矣應尼之行
故事大司空率諸司有贈言而不佞於應尼在同舍
中親暱獨久遂僭序之

南昌司理朱公奏績序

樵李朱公廣原淑問南昌之二三年吏畏民懷犴獄以

空兩臺大吏爲報政天子宐治行第一于是豫章公卿大夫士莫不作爲文章以頌公之績而門人余生敬中公壬子闡中所薦士也以予知公深走白下乞俚辭爲贈出所述祥刑之略與其他慈惠廉潔之概媿媿數百言予三讀喟然而嘆曰嗟乎世之稱臯陶者不精求詩書之文猥云執法何其過論也夫舜所以命陶陶所以告舜其諄諄然議獄緩死載于尚書史記者可謂變通之極矣彼執法者後世彊幹能臣之事非聖人所宐有又曰臯陶直臣夫臯陶所言九德直而溫其一耳而并其溫去之尚可謂聖人之德乎聖人之德如此而論聖人者如彼何惑乎慘酷斷擊蒼鷹乳虎之臣自以爲伉直而強附之執法也嗚呼此呂刑所稱佞折獄發聞惟腥者今天下治獄之吏惟貨惟來者多故談者亦嘖嘖以爲奇予不貴也南昌爲東南大都會訟由衆起民瘠而悍介江湖間易爲盜又多彊宗咸聽於李又十三郡文武將吏之品日出焉縉紳先生月旦嚴天下爲吏者往往惴懾求整齊蕩滌之術以自解免疑非擊斷不可而公獨

以哀敬之心奏明清之績欽哉欽哉惟刑之靜哉朱君近之矣古今折獄未有精于靜之一言者也而孔璧訛以爲恤則亦漸失乎聖人之情矣公寬而栗直而溫簡而廉亂而敬於臯陶九德克有其四芟除奸慝之外一以長育寧一爲事真惟刑之靜者天子璽書之褒儻卽虞書時乃功者乎昔楊賜拜廷尉以三后成功臯陶不與爲嫌今國家內外迭處伯夷禹稷之任率郡邑高等吏出入居之朱君勉乎哉余生逡巡再拜曰朱先生治行累牘不能載辭刀筆筐篋而處權衡簪筆之地旦暮間耳先生語焉而不詳何也予笑曰子所述者迹也吾所窺者意也且吾聞朱先生學道愛人深于尚書因與言聖人之道而又何續以世俗之文爲

湖州守吳公考績序

白雪吳公守明州幾三年政成而以母夫人憂去服闋主爵者念吳興郡難其人移公來守三月大治而合明州之績以奏于考功氏士大夫敬愛公者各有贈言而汝亨公同籍兄弟也其爲氓處吳越間所耳

目濡染公至熟也公材敏異遇事能遊刃以解神識炯炯能鏡別天下黑白陰陽之人而公廉不私有以信乎部之人其在東越東越治移而西吳西吳亦治此已成事諸公能言之余頃從明州得覽所爲公去思撫戎諸碑記公之爲古循吏亾疑也然公在明州幾三年其條教漸較著其興除一切有惠利吏民已見德其稱治平固當獨怪公之來吳興三月耳前此治湖者殊不易或剗斷擊豪強爲聲齟齬若噬腊毒或用長者言稍稍寬韋帶已而改絃急張而卒不得調倏賢倏否翕翕者之口此不佞所目見公甫治湖而吏若民如明州何也嗚呼我知之矣夫吳越民之殊方不待言也其爲剛柔樸雕囂靜之習與縉紳操方圓之論所在有之未易繩律也大都俗之污隆政之醇疵上下相待以成而壹本源于意意操于下則囂操于上則靜上出于有意之意則紛而囂出于無意之意則壹而靜必然之符也意生法法立政政象成所從來矣吳公之在明州意行于事後其治吳興也意行于事前何者公所以觀吳興者審矣其所以

治明州則意已見矣方公初至湖湖之人怖畏公如雷電鬼神之不可媿視居頃之公簡教令布胸懷按錢穀簿以紀之按獄簿以清之聽民訟牒所入而別白休息之遇士大夫如長老率寮屬如臂指訓諸生如子弟而舞文之吏骹法之胥悶悶屏息如木偶人堂皇之上藹家人而肅朝典金矢不入藏造請不入堂勾呼捕詰之令不行于鄉荏苒嘯聚之聲不聞于野而湖已治矣吏若民相瞿然顧穆然嘆曰吳公之意如此而已矣此所謂不言之化無意之意上古畫

衣冠而民不犯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想固然耳夫豈必搏斷之爲威而張絃更轍之爲理乎譬之秦越人飲上池之水見垣一方入雒陽爲老人醫入咸陽爲兒醫以診脉爲名不以湯液醴灑而病者霍然矣有觀於病先者矣故曰醫者意也有爲爲之而無以爲上古之化神聖之理也公豈真雷電鬼神也哉計九州之視吳越杯水也移吳越之治治九州崑崙之爲黃河也余請執筆以觀吳公先傳循吏後爲公卿表

方子及先生守寧州滿秩序

方子及先生遷守寧州之六年秩一再報滿司銓者請以督學秉憲還先生而上顧若有所遲以重用先生者吾屬南昌二三令謀所以贈先生而無以侈先生明德則汝亨不佞實當寸管之役亨既不文而又以稱說先生未嘗不爲之閣筆三太息也嗟乎方先生何必不卿相亦何必卿相哉先生博物方聞自戊辰起家名進士才望蓋一世諸攀龍附鳳而起者上者宰職次九卿長貳次亦不失爲藩臬大夫而先生獨浮湛中外兩起爲郎一晉滇中督學使者兩遷爲州郡守今守寧且六年所海內咸知稱說方先生則亾不切轉石積薪之嘆以爲朝家寵新進而略名碩先生必且牢騷不平傳舍其官而蟬蛸其名先生不然也不則亦體常而用偶闊目而簡應疎淡自喜以露賢有負者一班爲孔北海顏平原而已先生又不然汝亨等仰而視先生之問學則弟子也其後起而景附則子弟行也亾論于先生慕誼所爲標的詞人卓軌循吏者業已二十年往卽自託縞帶以來所

觀記先生治寧州狀決訟訟平徵賦賦額作士士服
習核戶口土田則戶口土田若鱗次而髮數又以其
餘閒品題山川嘯詠觴政俗吏所仇而不能親才士
所狎而不能辦者先生兼之居嘗從先生以吏牘謁
上官某等參差紕漏時有之先生既已談笑辦而又
徐出片語相指點無失也先生之才大而神完如此
卽提挈宇宙操縱方以內事何難乃獨私一寧州久
借寇君哉夫先生以治行卓絕勞苦而功高入爲三
公九列于治寧州無加卽不爲三公九列於先生無
損自有任其咎者耳嗟乎昔人四至九卿甘之如飴
自以爲鬪捷一世人而良史題以巧宦之日子文三
仕令尹子政十年不調而其殉君報國博文邁俗之
韻千古而不泯由此觀之先生之于寧州出處淹速
何足介介也雖先生望傾朝野 主上一旦轉圜念
楨榦國家珍惜老成人秉憲持節鉞且旦暮至然某
等二三小子惡敢以末俗所豔矜詡有道之前吾知
稱說吾子及先生而已

仁和令樊公考績序

吏治之難以予所耳目及所身歷則無如佗令而吾郡首邑彌難何者其財賦獄訟案牘所填委與它劇邑不甚遠而兩臺諸司所臨轄四方賓禮所往來亾不挾情以來挈事而投者若責負然風雨注而髮絲焚也令七尺幾何左右旁午應之而晨光夕陰已移矣鄉里小民抱痛負疴而集於庭者已如林矣當是時非手揮目送則膠柱而鼓非流金貫石則泛泛如水鳧媚乎上而下咨軫乎下而上缺列邑諸侯且望而若的也美不敢擅而疵先受焉詎不難哉詎不難哉先是涖吾邑多賢者不能指數近若行可吳公之治仁和精而洽上愚朱公之治錢塘捷而神而聶侯純中則醇而練以達純中業奏最需 名而朱公已入佐銓吳公擢司空郎以去所報功有盡有未盡而皆易於其所難則皆所稱難乎爲繼者迨致虛樊公從麗水移以繼吳公之躅而吏民歡呼擁戴無異前三公抑何神明卓卓踵相接也蓋公才高自天授而衷赤內託精氣副之方爲麗水時公加意田里倉社戶口水利民胥匡以生而推所得與諸生講學論文

士彬彬興起科名未艾麗水古括蒼靈巖僊秘在焉
公於中嘯歌賦頌不輟麗水士民方恨得公晚會吳
公徵入朝當事者計麗水簡而樊公有餘函牛之鼎
以烹小鮮弗稱於是推轂公移而治仁和仁和劇邑
如予前所稱十倍麗水人或爲公攢眉而公恢如也
取吳公之精而簡易用之其神凝注而不務爲捷凡
純中所夙練公披衷慤悉與揚摧而戴星出入者無
勸色朝起視事揖見諸上官午出酬客歸卽清案剔
蠹理堂下曲直丙夜不少休至達曙爲常興到與諸
生論文與客嘯歌于西湖山水間不廢也故士服習
雅化而吏民相驚詫以爲神無異在麗水時會天降
割吾邑歲兩災公裕衣單騎行阡陌問餓者按籍發
粟手自批署胥里不能爲奸公宅事可知已公今彙
兩邑書三載績於考功氏 天子卽深闕垂拱而考
功氏且以最特聞意必下 璽書增秩賜金而終惠
吾邑抑或以勞苦功高爲循吏最不次之擢以待非
常風勵有位吾邑又不能終惠公未可知也某辱公
知頗深邑諸大夫自純中聶侯而下所爲望的而赴

者咸以所難稽首讓公於是屬予序而贈之
仁和令吳公考績序

聶侯純中幸臨錢塘而撫吾民往者道鍾陵過而問
政焉予正襟對曰以純中之沉精密理去某之疎徑
遠甚錢塘所居都會鈐轄劇且繁十倍鍾陵也曷問
焉凡物無定裁化無常域行吾真畢吾事萬物一體
而各有體物將自化曷問焉純中曰不然古者今之
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古之爲吏者其無師乎余
曰吏何師術二而已循者德掩能而非無能能者能
行德而非詘德潁川之和文翁之教西門廣漢之搏
捁其民而除其毒類是也兩者不相師而相映公孫
僑非乏才而管子非寡惠也雖然舍能而問不能者
拙居今而嚶嚶古人者迂惟人有鑑惟德有鄰奈何
遠交而近略前令朱公從錢塘卓異人握銓者也純
中行繼焉其知朱公所以爲錢塘者必深於余余勿
復言余聞諸父老吳公治平之最其爲德於我仁和
也兼二術而方駕古之人其卓乎純中曰何居余曰
吳公朗中而彪外其才水斷陸剗其意淵沉而嶽厚

其戶口錢穀若干而訟獄月率數百計又倍錢塘也
吳公無留訟無逋賦無黠吏無滑民無停滯之事無
嘆息愁苦之聲鄉縉紳先生公折節爲謹而平持之
不敢以私再三瀆也士脩文有行者公進而加諸膝
匪其人勿比也蓋英英醇醇有潁川之意而厲趙京
兆之風其卓乎純中曰不敏率不敏而行何益將蕭
規而曹隨豈惟舊令尹之政有吳公在焉而鑑不遠
於是純中行治錢塘不期年大治而余幸釋鍾陵之
肩轉小儀郎歸里中則純中欣然造予而稱曰吳公
吾鄰也寅也師也先生向所稱之鍾陵者非欺我而
更進焉公今且仁浸而法簡矣不敏退而規舊令尹
而爽然失出而矩吳公之治而瞠乎後率不敏而行
其意又若有會焉公今者所陶鑄諸生而輝煌夫子
之宮墻嚴保甲法禁諸閭巷之豪亾賴游手六博之
奸民勿宥幾乎人君子而戶禮樂且三年有成以鴻
績聞矣 主上卽靜攝無延見綜覈之聲然而無德
不酬無實不著近所覩徵天下郡縣入列諸部曹郎
皆民譽也會時而動逢諸銓司缺則必以最著者聞

舍吳公誰繼吾舊令尹而入者漢吳公治平第一與朱邑之爲桐峯載下亦安得軒輊置也不敏不文敢以煩先生副墨之子予笑曰向也匪欺則今也匪諛前朱而後吳且及純中今之視古後之視前一也班范遙而傳所聞孰與親見行事而載之筆卽不文何辭乃次第其語質諸純中以進公附里父老子第謠誦之末

江西叅政沈公考績序

某奉簡書視學江右則沈叔敷氏叅湖以東諸郡國云叔敷以辛卯舉北京兆第一人余時亦舉於鄉稱同年友自是數往來茗雪間稱莫逆也叔敷故澹于進趣歷中外起家食以蒞茲官保釐東土百度惟貞底可績往拜表入賀則率天下述職諸侯抗疏請寬纍臣劉御史光復以恢弘聖度天下壯之復條奏所部疲苦如興安崇邑諸轉運便宐事議卽寢未行而所扶救意已浸淫湖東人之肌髓會巡撫王公以工部侍郎名報政天子舉叔敷治行第一謂本原學識儲廊廟之器有味乎其言之也余竊惟易俗興

化誠非俗吏所能爲然才之宏纖視乎學學之淺深
視乎器漢董仲舒博深天人爲一代儒宗乃推測設
張徒聞縱閉陰陽諸務未究厥施以取詆譏至所稱
社稷臣如汲長孺守城堅深奉使假便空數引大體
慷慨烏在其不學無術也今天下承平久厝火積薪
狃于燕安郡國多所縱弛未可以臥而理四方灾疲
屢見告滌煩綜理猶治絲而益棼之非沈沈凝遠有
識度通達國體安足倚辦爲治乎余固習叔敷爲人
恂恂靜墨如處女俱原本家學湛於經術泊如也至
剖晰疑義究論國家大計動中肯綮如指諸掌自起
南北曹閉戶遠覽練習典要精于決牘若其天性然
所稱量天下人卽臧否不形而淵湛獨至天下莫窺
其際予亦間有所否臧相視莫逆惟幾也成天下之
務叔敷有焉其在湖東寧惟是興安崇邑痼瘵乃身
諸所與輕徭嗇用進父老課諸子弟一切善政未易
更僕數茲三載考績 天子褒公治狀其自大父司
空公而下寵綸綍晉階有差猶曰故事有如平臺召
對問曩者入賀時所請釋直臣條郡國灾民便空商

天下利病曰湖東使者沈某安在寧亾以置對意仲舒之精而輔以術長孺之重而達以幾吾叔敷兼之天子必灑然易慮措諸海以內何虞官府而釜鬲之繇斯以談叔敷之勳名未艾也余有味乎王公之言矣二三寮友比德以贊事樂觀厥成謂余筆墨之吏不能事而能言屬爲敘其大都如此噫叔敷其亦有相視而莫逆者虘

長興令熊公考績序

古之傳吏治詳矣要以靜奸殖民俗革教行而止然而一察亦稱明一利亦稱惠不必其兼由百世之後舉古所傳循良吏上下而等之論者不易定如詩家之有青蓮少陵俱千古雄霸而良工上首少陵哲匠推轂青蓮余嘗妄論之必左禮李而右杜何者人之不勝天久矣仲尼好學而上生知劉劬志人物而貴聰明非知與聰明之去學問行事也天而攝人者通也人而持天者艱也繇斯以觀神道雅化固非人之所得幾也整絲挈石何如干莫駑馬致遠何如騏驥遲捷之異技則人之不勝天久矣予以是窺壇石熊

侯之爲長興也予非能窺壇石蓋遠以窺古傳記近以窺諸郡邑還以自窺五年間所以治鍾陵者而乃嘆服侯之爲長興也鍾陵侯梓里予所治信心而疎理術是侯所親見古人遠不勝論乃近之爲郡邑長者一察一利易易耳捷者不必遠遠者不必捷強弩之末與整絲之勞等矣慧而捷捷而遠則孰與熊侯也予所交游多蒼雪間人往在鍾陵友人朱君采侍御輩每書及予必誦侯高才惠政不置口予笑曰夫夫豈部民而諛之人也旣而詢諸道路歸而歷詢諸鄉之人則無不人人誦說如書所稱也者問賦則牛車而擔負恐後矣問盜賊幾乎門不扃道不拾遺矣問訟獄則庭無畱牘圉無宿寃奸民重犯法而輸款赤矣問士且彬彬興文學而脩檢押矣而規漕覓定徭役建書院百年之利永世之澤無所不盡飾而革當然而侯未嘗顰眉以歛縱智以舒市名而急上知矯情而獵下譽也其朗如鑑其發如機其止如匣劍其行如建瓴之水三年而化有成其神道之爲乎聞侯且以餘閑勞來阡陌課農導俗畫溪三箬山水之

間結勝嘯侶鳴琴奏雅若無所事事然者嗚呼豈人力也哉于吏則古中牟單父也其於詩家猶青蓮也天授之矣人不勝天世所稱神明卓異而有越侯上者乎昔光武詔褒密令曰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侯治行固當其時然名與賞非豪傑之所覲心也今國家議論朋興而民愁苦天災地異所在而聞似非泰和清寧之象 聖主儻憬然開悟願得天授之才調御當世駑馬輩烏乎先之壇石勉矣始不得久借畫溪三箬間矣

江西左布政王公考績序

古今辦天下大事匡世長民未有不以才者也孔子俯仰虞周之際咨嗟才難而其夢寐不忘周公之才春秋衰季及七雄之代王教殘缺士各以權術智略相凌軋於是聖門標小器偏霸之譏而後世腐儒因之未徹誠正之用而國事士氣至於委弱而不振管子天下才也孔子亟從而仁之今其書具在其內外安攘之略三代以下謀臣智士未能遠過也國家多事之秋需才甚急如洪流之仗舟楫傾厦之倚梁棟

儉歲之望倉穀而議者猶以簿書期會進退唯諾束
天下豪傑之用其能濟乎左方伯帖雲王公當世所
稱爲天下才者也公天性警敏而學術淹博通古今
經世之略其衷皓素曠朗而先物觀理逆事覩歸無
所不披其肯竅起家中秘轉水部郎以清操聞敷歷
閩南荆楚之間所在除戎治賦江清海宴督全楚學
政文士興於雅化有振衰之功閩楚士大夫至今謳
誦之已叅政吾浙備兵杭嚴進而臬長又進而藩伯
前後凡七年中間大議大獄大災患公所仔肩不愛
肢體所興除幹濟不遺餘力而卒未嘗有補綴生割
之勞與苟且調停之術手揮目送水斷陸剗無之而
不底厥績康兆庶此汝亨所目擊者也今移而江以
西又兩年矣亾論它屑瑟諸務應手而給江右賦役
繁重而地寒儉所需惟力作粟米戊申以來又歲歲
憂潦諸郡縣漂沒流離之苦無日不見報救荒之策
束手亾措而大司農催餉之檄紛下如雨最難鉅者
尤莫甚于宗藩祿米之不給公隨方議恤民無此儻
讀公儲書所爲積貯興發精覈之具甚備所調上宗

藩八議其澄綜汰覈無餘法又請畱贖稅之半以濟
未編祿米之窮真所謂良工苦心巧婦炊飯洵如所
言設誠而行不加賦而用足旱魃水潦不能爲災三
楚之民可安枕臥可以銷奸萌享百世之利此又汝
亨所目擊者也世所稱天下才何以踰公今中外多
事遼薊危急 天子宵旰靡寧大司馬憂亾兵大司
農憂亾餉徵輸不前智勇坐困襟肘已見彼樸愚私
憂何益成敗藉令卽推轂公入而借箸出而建牙移
所以備兵闔楚者施之將帥移所以積貯江湖者施
之糧餉移所以裁酌宗祿者施之軍需之緩急事核
其可人量其器信賞必罰斷而敢行其于安攘之略
宗社生民之計樹當世而耀來茲卽管敬仲而在疑
亦何以加公公之爲方伯三年考成於太宰政當其
事會則非汝亨之私言恐 廟堂之上蒿目時艱屈
指天下之才辦天下事亦必無有能舍公者矣二三
寮友於公之報績例有贈言以屬汝亨文詞蕪累亾
足重輕公竊感時興懷而計數天下之人以爲必出
乎此也于是乎書

郡守王公考績序

郡守提封千里比古者列國之君位望甚尊而環郡民奉而戴之相與號爲公祖則舉郡億萬人而孫子之又甚親也 天子置守意固曰予之甚尊而行其甚親之意于民云爾而能者挾其尊以威稜其衆民鷹虎視之弗親也其或務煦沫託於長者覩覩屑屑而甘臨之類慈母之畜敗子又何賴焉善乎漢宣之稱良二千石也曰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曰平與理則何驚衆立威名爲平者有不平理者有不理則嘆息愁恨之心作而親者已疎矣吾杭固海以內大郡振吳越之會爲十一諸侯長不可謂不尊所承宣教澤自中丞御史臺暨藩臬諸司遞而注之于羣縣吏旁溢列郡其歡愁詠嘆之相關亦綦親已而爲之守者始甚難自昔李鄴侯白刺史蘇學士諸公卓絕千載不具論以予初爲諸生時所見韞庵吳公其溫良恭儉若穆風甘雨士民至今懷來詠歌勿絕庶幾乎平理之効而他賢者清惠嚴毅亦各行其所至集而紹之則亾如吾同

年慕蓼王公公慈祥懇惻而介然不移自性生所從
經術問學濬長其天性非一日而於世務民情如此
之爲歡欣歌頌如彼之爲愁恨嘆息不啻若疴痒之
在躬而水鏡之在物故其爲吾郡三年細者毛髮隱
者肌理不可勝指其於訟也勸令休息不則詳爲推
見以輸其心各頓顙去而已不爲金矢入也郡民多
荏柔易使偶值豪大猾數輩公凜凜奉三尺持之古
威名吏不逮而論者欲加之法以上公又屹不動也
于文學諸生不過爲疏數教之以禮義迪之以稊文
子弟畜之耳念水旱之後民無蓄積而習靡泰綜財
賦恤農桑惟謹而躬飲水已矣若然者非所謂政平
訟理居甚尊而行其甚親之意于民者耶且非獨親
民也衛指揮使輩爵萬戶與郡幾埒而所爲軍政若
屯糧操運兵器捕緝之屬俱自郡守列上狀始報可
則若仰息焉往郡公或落落遇之甚則隨所憑藉爲
上下而公壹遇以禮讓逢所任使稱量材品而上奏
狀不苟授也以故諸衛帥人人自以爲得公歡而不
萌倖於所不可得則公之親什伍猶編氓而介胄猶

縉紳也豈非明德之盛而平理之極歟今上卽深
居不名見問吏民疾苦而綜覈之課不減漢宣公親
民政理若此銓曹業推公副外臺未得 旨而考功
氏復以其最聞公故嘗爲邊郎有聲 上詎能僅僅
增秩賜金如常使若漢郡守卽以異等入拜公卿以
風厲在位不爲過也指揮使趙君某朱君輩俱受公
知而右衛張子震尤以新進深荷公鑒拔乃從予乞
言爲贈予亦何能私公夫亦虞吾郡不能久借公而
實書所見以備他日傳循吏者毋慕古而卑今公其
首焉

仁和令亦臨吳公考績序

今區宇郡縣吏奉國家考功氏法三年列治狀聞而
上下之其最者入筦銓衡錯列省臺隱然有公卿之
望然不踰循良卓異兩端余以爲吏亦無它殊異夔
絕其循之最者其卓者也太史公有言奉法循理足
以爲治班掾所稱引多廩廩德讓君子之風夫曰循
曰讓皆聰明自喜務僞聲奇跡者之所不屑而談吏
治者卒不能軼其上以余觀我亦臨吳公豈不然哉

侯以進士高等出令海寧海寧大治已調我仁和仁
和亦大治侯非能事事淵察人人霆擊之也大略侯
抱冲而宣慈裏密而外寬卽事觀理卽理立法而事
固已理矣邑固已治矣其興除條規之小者亾論海
寧之貢賦錢穀繁十餘萬吏胥習爲奸而地濱海民
才悍後法棄禮義出沒海洋羣不逞往往而是侯曰
非民亾良法不立也于是爲民貼官解之法而起解
省爲銀米便民之法而南糧裕爲專責糧長首名之
法而漕兌清覈徵收追侵隱而吏胥洗手訪惡魁懲
訟師汰衙蠹而良民安枕督巡緝而鹽盜裹足嚴譏
汎而通番汎洋之大豪猾屏氣而不敢動於是乎輕
刑簡訟與民休息日進父老而教諭之一切背理傷
化者有禁進諸生而課督之文章之理性命之談津
津嚮往而不勸濱海之民若怙慈母凜嚴師樂恬熙
之軌遷於禮義而重犯法侯坐而治之晏如也會吾
邑周侯以 內召行民皇皇若失中丞御史臺使者
固知侯賢以爲非吳侯不足嗣周令慰吏民心乃調
侯至侯固習知仁和士民以爲民心等耳其理與法

等耳邑居省會爲紀綱教化首被之地善良之民比戶不減卽有滑吏奸民舞文狎官府亦不加於海寧其同者吾移所以治海寧者治之其異而同者吾幸承賢者後業已事爲之理奈何博創建名而紛更之爲惟稍稍異者習久而狎爲之約法申飭俾民無斃而已故自下車來錢穀之清理獄訟之衰少善良之恬宴而才悍豪猾之姦斂手奉法無以異也其父老之教諭諸生之論文談道彬彬興起亦無以異也雖所居輪蹄之繁事會之衝十倍於海寧侯則徐而應之若簡若僻無厭弃勞苦之態以侯所治二邑狀比長絜美吾不知視古者文翁之雅化次公之寬和仲卿之愛利何若寧不庶幾史氏所稱奉法循理廩廩德讓者哉頃者邊疆多事徵調四出民不安其處士大夫多上殿之爭考功氏行奏侯績設天子有徵召偕周侯入補銓衡省臺之缺倡導有位以其循者安利民生而以讓者銷士大夫耿特競勝之氣天下之事固不難爲也侯得無意乎哉亨非能爲諛雅習侯之深而鄉進士某某君輩與兩邑之士民皆服習

侯知某之不能爲佞也相與次第其事屬爲文以投之掌記

郡司理孫公奏最序

今國家所稱法司內則司寇大理都御史外則巡按御史觀察使與郡司理而司理綦重何者凡郡國大訟大獄有所平反惟御史得與天子爭之惟司理得與御史爭之而後以其成質之內庭無不報可且非獨法而已凡郡國有司所以奉三尺糾萬民其清濁賢不肖如涇渭黑白至亾等御史得以辨論激揚之而無不覆案于司理以爲衡司理所持御史不能奪是司理不獨與御史埒且與司銓大吏相表裏故曰重也司理一溺職卽郡有司重足而下民受其敝此亾論曠曠汶汶伺上官意旨脂韋世故卽淵察繩糾以擊斷爲威又不然以直清抗厲爲名高若建鼓而求亾子於中必有所不衷於法必有所畸亦有幸而以最聞考功氏所高等有道弗貴也予蓋深有意乎子嗇孫公之司理吾郡夫所稱郡司理之重列郡莫不爾而吾郡居都會凡有司所讞決十一郡之寃

苦樂利皆仰息焉自中丞御史觀察使諸道無不下
之理重之重矣而公當之屹如也坦坦如也凜如也
以予所耳目何論一闕之市一夫之辜卽豪大姓觸
忌諱自捍法網上所欲縱而公操焉上所欲苛而公
弛焉上所欲調停上下而公平焉郡有大役大利公
以爲肩若水旱錢穀山川土田公以爲籌量臻厥成
而宴如也郡吏多賢者公開心胷與之膠漆小不便
則茹而含之甚者乃案之有奸藪智窟公不難鏡燭
而又未嘗以一切桎梏之也有餘閒卽進諸高才生
講稊論古今而道德光華之彥至乎是邦間與之委
蛇湖山以蕩滌其塵氛屑瑟之氣三年以來政平事
理民懷而吏畏之始乎穆穆繼乎醇醇自昔之稱賢
司理者無以逮也以公今日理郡刑稱法考功氏頃
以最聞異日者殊格超拜闕下有議進而與天
子爭卽今日之與御史爭者是進而爲天子司銓
進退百官黜幽陟明卽今日之辨論閭郡九邑官材
者是公名業詎止今日之爲理冠冕列郡已哉前有
于公不寃之稱後有裴王清通之譽此理之常公所

自有子烏得以託好于公爲導諛之民哉諸邑侯相率徵言以爲公頌敬攄耳目所覩與胷懷所欲吐者率略其語而投之諸邑侯以爲足當公遂欣然載其語去

江西叅政劉公考績序

天下材能中庸之人觸眼而是亾問與波上下卽其雄者顧盼如意相持乎手揮目送之捷爲中人之所驚或沈沈者流外發其鋒以與世周旋物至而應無忤逢能者抑其氣悶然莫與之爭顧其中有柴柵焉有時乎露卽悍健者亦莫之敢撻若是者皆余所俯仰恍惚一以爲高山一以爲深淵竊附孟氏姑舍之指惟夫靜而正動而方確然不易而天下事付之淡漠以理而未嘗有一物焉柴立其中央余游於天下士大夫多矣而其人不可數見乃今見吾友乾陽劉公公吾鄉越人也西湖之去鑑湖盈盈一衣帶水相慕而不相識迨公叅藩江右余始識之始以公爲嚴冷人也繼知其爲端人久而與之洽公於人肅然而不可親亦復煖然而不可疎其於事也循理而守之不

絃而直不韋而柔所治四方輶軒郵傳之使公毫不
以徇而無昔賢苛察之名應過卽無所事事而公亦
不覓事逮方伯王明初入而述職公代爲理其持牒
而投與按賦而索者如棼絲公一一有以給之有不
可者爲之諭不可望其容盎如登其堂穆如也荀子
有言欲觀千萬當知一二夫一二之爲千萬也審矣
公之官東粵官東魯官南閩可摸索而知之奚待問
哉余與寮友魏禹欽談及公禹欽云余亦知公之一
二公督學山東後幾十年東之士紳有未識公面者
誦其朗鑑絕私謁不去口其分叅吾閩建寧間有白
蓮教聚數千人幾爲亂公偵得之談笑而解散其黨
戮其尤民用以輯僉人不便者反指以擲撿公而幸
其遷去公絕口不言也公豈非庶幾古之有道者所
謂靜而正動而方者與余性喜動而樂公之靜余作
止似圓徙世或狎予而獨範公之方相視而莫逆吾
以爲可親而不可疎者莫公若也公頃以大叅奏三
年績報於朝考功氏按國典籍乃績得封公三
代如其官而公之節鉞樞筦之日亦不遠顧余不以

羨公而羨公所以致此非世榮之籍而聲援之資也
余每言賢者之服官有外炫赫而中慚負俗之所疵
而吾泰然有無不得者此非考功氏所得而及也然
則此舉何足重劉公哉昔胡文定嘗稱李文靖澹然
寡欲王沂公凝然不動吾合之以誦公可乎二三寮
友聞余言相顧嘆曰吾輩知公莫能知公之微如子
言試書之屏以俟異日者如覲公于鑑湖之上

廣東左布政潘公之任序

鵬江潘公自江藩右方伯擢東粵左轄以行二三寅
長應有贈言故事備言學使者執筆札之役以委某
某亾能辭又夙敬事公知公深匪敢以諛辭飾說進
也某嘗輯古廉吏傳以爲三代而上人物穆淳悶悶
然無稱降而末世遭混濁之末流標尚清節而廉士
乃接武起代有聞者間常有所評論謂廉而弘道匡
世補民益主者上也能職者次之束身又次之然有
清凜而詘功業者矣未聞濁流而列士君子之林樹
立鴻駿者也某記爲孝廉時公權關武林畱萬金藩
司絕不以自潤世僅曰此近戔戔束身者云爾已以

司空郎推銓曹長所著十議首曰禁饋遺嚴請託歷
司勳考功郎惟賢不肖是視剔奸蠹始盡乃知公貞
廉以治身卽以風厲當世澄羣吏之流品功上行矣
已不難以考功郎堅請外遷于是有豫章郵傳之命
官郵傳者第曰遽廬過之而公所爲奉簡書節嗇裁
約期于蘇民困肅冠紳之體而止繼以憂奪亾何吾
澗幸甚起公觀察澗以西備兵嘉湖嘉湖賦役繁重
之區小民困生產而奸豪肆出卒未易禁公殫心力
爬搔之所興除不可縷而尤莫鉅于行通派之法蘇
勞民清積蠹貽百世之利讀其所調上劑下諸規畫
真咯咯乎嘔肺肝而出之也居頃之按察粵西所撫
摩黔首簡靖調劑之法一如吾澗而豫章人幸甚又
復終借公爲右藩公之清風惠政儼然如昨吏民見
之不寒而慄不溫而煦不聲色而諭是弱兒之怙慈
母也未數月復以轄東粵行矣諸吏民卽欲攀呼借
之而不得二三寅友於是舉杯酒祖公而因相顧咨
嗟嘆曰甚矣士君子真心濟世無所之而不願以爲
長譬之江海之流沃土瘠土皆分之以爲腴東粵之

民之仰沫公與泐西粵西江西之民等也夫粵以東
邊南海古百越五嶺之地海舶鱗集山隩多姦宄隋
唐五代以來史稱刺史縣令貪鄙蠻夷愁叛妙選清
吏以鎮撫之今其遺風未殄而山海間鯨波蛇窟多
伏可憂 主上南顧以簡畀公以公之廉幹出經濟
於以蘇疲瘠汰貪墨不難以身爲表俾羣吏奉法陬
澁安枕徭夷凶奸萌五嶺以南載德雅化猶曩之西
泐今之西江也則而效之無有窮紀保釐之澤豈惟
楚粵公所爲弘道匡世補民益主之業豈有極焉是
役也公不將與山巨源吳處默縣絲酌泉之風相干
載乎哉公行矣諸寅長授某筆札之役次第之以投
公如此

贈潞府長史鑑溪李公序

古諸侯置吏悉如天子而獨無公孤師傅之官蓋其
嚴也漢爲置丞相黃金印自七國反乃去丞相曰相
或稱傳後世有長史又有上佐典籤權與相等而長
史之名相沿至今明興稽古建國分王諸子割裂戎
馬之地祿萬石得發兵征伐雖有貴彊相莫得而彌

縫焉後乃漸割諸侯王惴惴唯謹食租稅寇遠遊王
而已矣故長史之職易稱號爲冗散若夫梁孝之親
東海東平之重雖旌旗警蹕平臺複道莫敢踰越而
志崇意廣等之諸藩懸矣故長史之職莫難於親王
潞簡王 天子介弟 慈聖大皇后愛子享國長久
無纖介過上聞雖簡王之賢非梁孝比而長史李公
凝丞輔弼之勳有不可誣者及王薨世子幼在襁緥
妃以內主攝國事主少國疑古人所難而李公獨端
笏而鎮之宮府內外安於覆盂上以慰 天子而

聖母賢王之靈亦怡然於地下此豈聲音笑貌挾數
任術之可致乎吾聞古諸侯吏田叔韓安國王吉諸
人爲最李公之忠靖豈媿也哉特幸遇賢王遭逢盛
世無事以見其奇耳昔周文襄公起家長史致身台
鼎爲一代名臣而近世疎遠骨肉一遊藩邸終身不
錄此亦奉法者之過也今 天子明見萬里特從廷
臣奏許隨才拔用賈生之名宜自李公始李公勉乎
哉吾見前席之日不遠矣予友鄒君鼎元以府僚獲
佐下風感恩報德索一言爲贈而疇昔鍾陵仰止高

躅於是乎言

贈順昌令李公序

悟初李公振鐸鍾陵將彌年而予以墨綬至又三年而公以才行高等推閩之順昌令去予與公周旋久不忍別會促促從計吏後不及爲公脂車秣馬歌驪駒而爲諸士歌青莪之章以祖之相饗嗚咽若黯然無語者旣而曰公行矣何以教我公曰必今之是而公之非必古之是而公焉用間予逡巡謝不敢則公復嗚咽顧不佞何以教我不佞曰必古之是而又焉用間者公是也夫網罟多而魚亂於下繒弋多而鳥亂於上權使智術多而人民亂其間率性爲直任直爲質質實爲真慈母之於嬰兒也而有二三乎民愚也神也三代所以行今爲烈矣蓋予日聆公之咳唾析肝剖心罔有貌焉進反作止惟意所循是則是象二三子亾有以飾情浮文應者入而事吾先師之廟燦乎其宮墻也肅乎其俎豆簠簋牲帛彝樽也必誠必信惟寅夙夜羣子弟馮馮翼翼罔不率俾有司者存亦罔有攸斲皆予所習公者也夫無貌言則質言

無浮文則質行畏聖人則質事質則真真則行今之民古之民也鍾陵順昌一也公往矣毋貳爾心而民將是馴而政將自平又焉用詹詹者網罟繒弋之智以與魚鳥爭哉公聞而解頤曰是近余者也雖然請益之不佞曰子與氏不云乎至誠而不動者未有必不得已而去兵去食所仗信矣貫金石蹈水火皆是物也質常則立質變則通膠柱守株壹以是窮焉貴質公於是額而去甫下車而順昌之民見公如嬰兒之見母士大夫見公者謂畫畫然見古之人也居亾何草野之間有橫目者以白蓮爲市實繁有徒官攫之不得將赤其眉而黃其中閩幾弗靖將聚而兵之公蹙額曰吾質窮矣黃子有言抑仗信之日而通變之會也於是乃挺身入其營若子儀之單騎推心腹論利害而是羣不逞者相顧投竿解劍稽顙就縛而諸見脅者若脫釜之魚辭樊之鳥翩然以往公乃輾然曰是誠無用網罟繒弋者爲也閩之服恬然不波士民咸誦公忠信以爲胄俎豆以爲折衝賢者相驚服嘆不測則僉曰余以李公之於鍾陵爲文翁之蜀也

而曾虞其於閩之治爲龔公之渤海乎哉黃子聞而喜曰公質徵矣公治且成矣誠則動動則變三代之行也而今爲烈矣以余之有徑性偏心無能於世俗之法也將以公爲著蔡於是書其言遣隸子弟寄贈公

澗江叅政蕭公晉按察使序

今之仕宦逐逐而營詹詹而察者皆是也亦何所救於世顧亦有彊察捷給之材深若淵悍若鷲舉天下盤錯紛囂之故亾足爲難世推爲千人之雄然名爲尸躒爲君則其中不恬今夫黃老者流儒者之所黜也其言無爲自正清靜自定未始不與吾師居敬行簡之旨相參合而世有小材察智欲強而返之游於其津譬猶驅末法而還結繩之代何者中不恬也中恬則靜爲君而事自正而物自定吾僅見吾九生蕭公公天下之才美人也當其爲中翰猶曰處無事之地而鎮之以樸已而給事黃門一切讜論正言與天子爭是非海內瞻望風采峻於泰嶽余時入長安時挹公眉宇公毫不以名諫議自爲崖異久之掌銓者

從朝望且推轂公列京卿羽儀巖廊一時功名之士
執故事論內外補者若聚訟而公三四自請外補恬
如也縉紳先生咸服公量有寵辱不驚之風於是獲
借公重叅漚藩臨金衢之間三年公才高而不矜經
綸盈腹筥而出之以恬大者如輯永康之亂民息東
義之盜藪清浦江之帑藏馴太末之青衿皆察吏才
士之所難者公不動聲色舉紛囂盤錯而措之覆盂
頃余赴孚卿周守三洞之約入婺州見公之民熙熙
如也小大之吏稟法貞紀凜於嚴師而披衷款輸肝
膽以相煦猶睦友也則余若遊化國焉俄而與公探
冰壺上朝真盤桓於羊石鹿田之間公舉杯韻詩灑
墨花而撲霞氣則余又若從仙侶而逢至人焉無他
故一恬則無所不恬案吏牘之與遊仙源等也亾何
而觀察吾漚之命下公官加崇地加廣中恬而靜爲
君則猶是蕭公也則吾全漚之萬靈在公春風化日
中無異其爲婺衢之民也又何疑乎今天下士競名
心乘人而鬪其捷朝市之間爲豕牙爲鹿角爲陰崖
棧道識者不勝江河之嘆有如公之靜恬入秉朝憲

而佐國鈞寧一天下之氣而瞻其欲儻所云事自正而物自定豈惟吾澗之士民游於公風日之清霽乎哉公今去婺州孚卿率其僚屬某某徵不腆之文爲公觀察賀余推言公始末附於知公之深者如此豈其先黃老而後名法抑無整吾師居敬行簡之旨不與世之小材察智同趣舍庶幾它日信余言之不佞也

江西布政王公擢巡撫山東序

咭雲王公以江西左布政使奏三載績二三寮友以序言見委某慚無文偶舉所明上引周公中稱述管子天下之才以方公謂匡時救民之業必出乎才大而後濟友人從傍謂才之爲言似偏以誦公余曰非也才者天地之大美也夫虛僑莽宕非才也抱磴磴子子之義無關於興亾成敗之數以補民益主非才也且孔明何如人而隆中自比管樂才何容易亾何王公述職歸 天子眷然東顧擢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山以東山東齊魯之域管子之所治也余因笑顧友人聞作詩有詩讖余文雖鄙拙亦似有文讖

焉雖然非讖也地有所宜才有所通嘗讀管子書而知之夫當管子時諸侯多沈亂不服於天子中夏弱而四夷憑陵已而大功十二兵車不以伸威夷狄賓服諸侯一匡之烈流聲千古然而管子非求之外也其言以愛民爲主以用人爲務以勤農桑爲業者鹽鑄錢爲佐而嚴法令以畫守除戎器以待戰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出乎境自處其富厚強固而乃可以得志於天下故曰事有所隱政有所寓作內政以寄軍令斯管子之妙用令天下莫吾窺而坐握其勝也今之山東故號齊魯世以爲主上神聖威爽四海其臣六服承辟無諸侯沈亂之事可以世世亾恙亦烏所用管子爲而邇者建酋內叛西北諸虜殊騷動不靖山以東地隣遼左登萊通倭奴時有波臣之警而東南漕粟百萬扼咽喉之要又當郡國大荒旱人民流移之後彼不靖者不減南楚之悍而北狄之強廟堂之上推擇計安信非才若管子不勝也於是舉以畀公公之作用與管子同不同未可概顧其遠識瑰才所敷歷荆楚閩粵之郊與某所親奉綱紀於吾

澍於江右間者大略焦勞萬姓炯炯乎燭事於未形而鯁鯁乎若救焚拯溺不少置其愛民意同也所部文武將吏犁然量其材器而置之用彼鄒魯之儒行可表而淄青臨濟間椎標探丸鬪雞走馬之俠可駕而策豪傑之士必有應者人固不乏用也東土止樹菽麥大半耗於萑蘆蕭艾無復疆畝度公所拊循其民必勤農桑之業可次第植也鑄山煮海之法卽不盡恃第毋使白徒奸魁得盜爲利今之保甲什五隸各郡縣卽軌里連鄉之制而內政軍令者之邈可守可戰不難飭而振也以公之才按管氏之法而輕重布之山海之間屹然據天下之重而壯遼左中堅之勢將吏用命而兵不煩募天津之戈船似堵江淮之漕輓如雲而餉不虞匱郡國旱荒流移之衆莫不樂生而殉公家之急何憂乎西夷何懾乎北虜何虞於東倭哉今夫紆紳緩帶從容談論而張風紀式羣司之政療目前之急中材之所驚也愛民下士固內安外破習俗之文法堅牖戶之完策非識時匡世之傑吾知其必不勝也昔人言善用周公之法而鎮安全

齊制天下者無如管子予以爲善用管子之法而鎮安山以東戰勝廟堂之上者宐莫如王公然則公安能攜手而讓當世之賢謂保釐東土有出公右者乎詩言四方爰發文武維憲吾黨二三子所引領望公以榮施於天下文武憲之世倚治安 天子所托重中樞外筦豈惟東哉敢再以不腆之辭附於讖卜之小術以爲公券

仁和令樊公擢司寇郎序

致虛樊公治麗水歲餘大治麗人德之相與尸祝公於括蒼之峰已司銓者謂括邑簡不足當樊公移而治吾仁和仁和士若民怙恃公四年深於麗水之人也而司銓者謂太勞苦公徵拜司寇郎以行士若民攀臥而呼號之不能得則以謠以訟以詩賦文詞進而贈公者縈縈若自致其長歌之悲云爾而姻家鴻臚顧君某出公門謂某知公深則何得無言某曰固也不知而言謂之調知而言違於衆謂之齎同于衆謂之比周父母之怙其子與子之依然黯然於父母之懷也不言而已至矣顧君曰不然情深於不言而

文載於有言吾子號能文者也史遷班范不傳循吏
乎哉且子言公與古之人行事奚若某曰古之爲吏
者不必其同也循若桐鄉能若鄴異若中牟今之人
皆豔稱之要以折衷於聖門則莒父無能聲而武城
無殊績惟是學道愛人而文章之華潤澤吏治溢於
絃誦後世人莫及公當東南之衝兩值水旱災上官
所倚下民所盼撫摩稱循裁決如流水稱能不爲赫
赫恫惻之聲而士胥誨民胥匡不異而已見異然吾
不以稱公蓋公才高而性樸真篤信學道類游夏故
其愛人之澤流於其不得已而博雅多文游泳於張
弛寬猛之間若讀齊魯曹魏之風而節宣之爲教令
吾邑卽繁邑乎公所爲絃東魯而範西河者意津津
然未易與世之俗吏語也顧君愕然驚起曰然則司
銓者何以不超拜御史臺給事 闕下而司寇郎爲
余笑曰君重臺省而薄司寇郎耶丙午之役與某同
徵拜御史臺給事黃門者若而人能者任巧者辨拙
者避而國事紛如也嗣而起者濡軌金馬門兩歲不
得展而玄黃之戰未有已時天下有道幸 主上明

聖憬然覺悟公卿輔弼之臣主持正論而迴元氣如
樊公者從司寇轉而司銓佐冢宰進退天下之人其
愛人造士無異於今之治吾邑未爲晚也卽不然唐
虞之世亦有孔壬讒於宮府朝野之間萬一有大議
大獄起不測公卿未能決求所謂學道多聞經術明
大諛如于廷尉雋京兆其人者行當屬公公名業當
鼎盛於世而謂司寇郎之出御史給事中下耶顧君
歛容起謝曰某也淺闇未聞道知公之爲吾仁仁父
而未知公所以重司寇郎者也請書之以爲公贈

又

致虛樊公以進士高第出治括蒼之麗水已移而宰
吾仁和益大治後先若而年政成以治行高等徵入
爲比部郎士民悲其去如失慈父母諸薦紳大夫都
人士二三父老相率上書願借寇君一年不然亦乞
稍須臾爲編氓平停役永十年利不得則相與謳吟
贊頌以寄其控籲無聊之思而丞簿尉某君某輩亦
以稟公明德深厚無以報稱以予之辱公知深也聯
袂造予徵一言贈公予不佞逡巡避席曰以樊公之

不勝稱也則無所事佞以稱樊公者之難爲辭也則無所事不佞且樊公親民而先民而親公者誰朝發一檄夕考一政耳而目之孰與諸君令捷於風雨而奉之如著蔡憑而信之又孰與諸君譁焉奈何無言而令不佞者濫言之某君輩却且前曰駑馬之鈍也御者策焉寸株之朽也匠者材焉某等日馳驅於樊公之方內且不給惟相與嘆服公才敏若天授博學精思若淵沉燭奸剖事若神明之不測而又惡能爲言雖然抑嘗側君子之下風聞諸鄉長老先生有言清慎勤居官服政者之三字符也以是日磨勵其身而爲觀於公則夫鍰不及庭幣不及門部鼎不及境飲水餐雪者公之清也無逢上官無恫下民無憑已無借交小大以情準情以法度慎也戴星而出戴星而入若錢穀訟獄盜賊水旱事事而綜之不帖席不甘味如是爲常勤也公清而某等其敢以潤脂公慎而某等其敢以泛駕公勤而某等其敢以玩日吾儕小吏無長材遠志其稍稍自效於當官而逭明罰各舉其職能其功則所謂御者策而匠者材樊公以耳

不佞某起對曰是乃諸君所耳目著蔡焉以贈樊公者也夫世衰道術微渺太樸之風散士不患無趨忽之才浮沈之情深文捷舉之術乘人以鬪惟是三字符者斤斤繩尺似老生常談而高才弘略所不受誠若諸君信樊公所以樹生平而爲明德於吾民者厚矣遠矣古之蜚循聲而標卓軌者亾以踰矣抑諸君得無疑公之不卽青瑣烏府而白雲是司爲不足酬也乎夫令一邑之平也而比部天下之平也平一邑者平天下者也正身率屬爲諸君表者百官之表也老氏有言雖高必以下爲基公他日爲名公卿以視爲令何加焉且公冲然灑然游道術遺寵榮歲月淹而不以爲倦常格遷而不以爲薄公所以自觀者深乎是或予所以附知公者之深也諸君於是喜而載之筆以投公

巡撫江西王公六載考績序

代

書道政事者也曰三載黜陟幽明九載績用久乃徵矣國家考功氏之法壹稟於此而某以爲闡政事之神理者莫精於易傳有之咸速也恒久也夫速之妙

至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而乃久於其道而化成然則
久非縻銖積寸而衍之不行而至不疾而速則無爲
而成矣蓋聖人致理之妙如此晚世才者欲速其功
多事而邀名高或託遲重而延歲月若市人然寄物
而責償此謂之久於官非久於道夫惟和平而久於
道浸淫人心綿亘不絕若四時不停而序成功彼迅
赴捷給者瞠乎其後則吾僅見吾中丞太蒙王公公
之繇虞衡守南昌也在癸巳巳而督江右學政巳爲
藩右使辛亥 天子從廷推仍命公秉節撫之中借

而爲粵藩者三年耳而爲德於江右甚厚夫江以右
寒儉之地賦役繁重之區也公心氣靜學術通理本
原愛人而行綜理之法民所不便弗予也所便弗奪
也爲之平停其徭役爬搔其疾痛澄汰興除不遺餘
力士服習教化而大小長吏若錐畫而繩準之自爲
守至於今自南昌而拊十三郡廿餘年一日也其最
勞苦而功高者五六年間馮夷橫而旱魃爲虐方數
千里如焚如溺餒骨相枕藉公帑如埽公焦然不恤
肢體爲民乞命請蠲請改漕折出緩發倉廩以生活

之士大夫誦公煙寒突而華枯莢前此未有也又其甚則狐鼠之奸飛而食人者眈眈三江兩湖間公爲之殫其牙翦其翼牧人者獲行其惠心不至作滇楚淮閩之厲此誰賜也然則行咸於恒廿餘年以來令江以右億萬赤子蕩滌繁苛之苦游泳和平之理夫孰與公量深揭淺哉公最撫臣考又六年所矣頃者廷推公少宰又推公少司空天下所急公不獨江右天子若以江右億萬姓私公而不奪之去公恬然處之顧所以報公者自在也抑考之國家撫臣而久任者無若于忠肅周文襄公于十八年周二十有一年至王文成起廬陵令撫虔至削平僭亂始撫江右晉大司馬剖符新建公鄉先輩也然則天下無事而休息有事而平定非有道先生弗勝總歸之匡世烏可

以淹速論乎某持斧亾狀卽抱區區憂時之懷時幸奉公周旋不至隕厥問負此方民而因得以窺公之深有考功氏所不能紀者爰次第其語投之掌記如此

巡撫江西夏公考績序

代

御史中丞仁寰夏公撫江右之三年以績用聞江右之士若民億萬姓惟恐一日去公頃 天子憫焉下溫辭借之某邀天幸謬承乏直指使者從公周旋竊嘆公所以得江右人者抑何其鴻龐淳固也某居常念今國家所綱紀薦紳繕兵賦實閭閻流注人主之恩澤而四維區宇者獨撫臣是賴撫臣第令建牙纛開幕走羣吏控制黔首莫敢爲難則撫臣至尊倨抑緣一切法循故事邀坐鎮靜簡之名則撫臣至逸或者亦遭時無故地豐美民安居樂業所遇惟衣冠介冑之倫中庸之材且獲直行其意而峻行其法卽撫臣又至易如是則何足重公某蓋以江右重公而又竊以今之時重公於江右夫今之時有羣吏不奉約束黔首衡命爲幕府憂者乎一切之法有不行而冠帶介冑之倫有相齟齬踈盭者虐世共知其不然今時之患莫患於山海之不靖夷酋相繼爲亂兵興賦繁民不安其生而其甚者則貂璫之使銜 主命四出彌天括地搜金采木罄府庫之藏所在震動蓋吳楚清源晉魏百粵之間騷然矣而江以右乃得保廬

聚帖席而安者何也且其地瘠而土确民寒儉無生
產作業往往遊食四方非有吳楚清源晉魏閩越之
饒而益之以天潢生齒之繁日仰食縣官不給卽不
礦不稅且不能無重足而茲者小民若不知有中貴
人銜 天子命窮搜其蓋藏江海間亦絕無訛言嘯
聚之警十三郡州縣之吏約已奉法稍稍得陳力於
所司無至獲戾隕名實者此其故可知也某嘗妄論
士大夫擔人爵載人患以地方衛卽負氣矜色骯髒
其骨何所補於成敗之數甚者且借調停之說委蛇
其用用未必行而事已靡不靡則折而身與天下並
受其敝公獨不然性嚴而用和節峻而治簡所焦心
鑱腎肝無刻不爲百萬生命興利除疾而不喜爲事
端其精氣所攝大自藩臬下至郡邑長吏丞尉及閭
大帥千夫長百夫長無所不磨濯而絕無所私憎愛
貴至宗室之廩祿賤至商賈市農之錢貨粟帛髮櫛
絲理期于濟時而不自以爲絀其體總之正已肅物
循物之理而不與物爲競固吾圉令彼無可乘而不
與彼相齟齬卽如中貴人所議稅議礦議采木議動

支無礙官錢士大夫多悶悶不樂公以爲是固銜
天子命爲國家名積貯者何得一切抗絕然而稅減
其十之五無礙官錢半畱郡縣備警俱得 旨報可
礦量行開採停罷者若干處木令材於山毋令變價
而騷民間卽中貴人亦絀於其理而輸誠瀉意以爲
公下而無敢齟齬公蓋確然石畫而驕然刃解十三
郡州縣之吏不見其發聲勃色若憑嶽而立而陬壤
小民若嬰兒之寘於懷公之所以得江右人者抑何
其鴻龐醇固也嗟乎世且多事士大夫抱杞憂仰屋
而嘆者且不能無漢末季唐中葉相錮相靡之慮而
私以幸江右藉公而安 主上神聖儻憬然動思思
得老成不二心之臣坐廟廊鎮撫中外所憫焉用恤
待公帖席者將不獨大江以西江右人卽德公借公
不能一日去公公固不能終私此一方矣

巡按江西侍御方公還朝序

代

御史所稱代天子巡狩者也方寸之印按天下所部
董威宣德而計安之大都察吏勤民鋤豪扶弱芟惡
掖善俾安樂其生士服習教化而已故御史重有天

子所不能致而必致之天子所必欲致之而若弗爲致之第問可以計安海內云耳則御史益重重者天子之所借而實御史所自爲也彼徒以柱後惠文選爪牙之吏搏擊爲威有所不勝擊焉而褻不且煦煦然投甘招好以媚於天下有所不勝甘焉而竭如是則御史輕又况乎江以西其土磽瘠無豐美珍貴之產其民讖嗇忿悍易去其鄉縉紳先生好譚道立節操繩墨之論士不必豪有才稍一搦寸管而青其衿卽傲睨其上未易服習夫令士服習民安生樂業此皆天子所不能致者而御史或勿能致之又其甚者中涓之使銜天憲橫行山海宄金採木括地之令無日不下饒廣之間幾爲亂有司幾見困 主上不卽報罷又其所必欲致之者而御史設必爲致之如是則御史又輕某材駑下撫循茲士總總焉饒心腎爲食不甘味臥不帖席百方計安之無所可效乃獲方公奉 上命至與之周旋壹力胥匡而大江以西安於覆盂大都公才爽豁斷蛟剗犀無所不快而衷正大其用意一歸於忠厚爽故人無所疑正大故人不

敢阿以私厚故人易爲善而不卑其醜當於法凜凜三尺卽豪猾強有力者毫不相假當於情朝過而夕功尺瑜而寸瑕毫不相掩當夫廷斷風厲屹如不可回已而與之俱化以故大小文武吏奉法惟謹奸胥猾吏惴惴脅息而不敢肆閭閻之豪搖手戰股毋敢動而良者有所恃以無恐卽如中貴紛紜礦稅之務脂竭膏浚所謂民幾爲亂有司幾見困者公束之俾不吾抗柔之俾不吾疾相與苦心調御其間期於無齟齬上令而又無剝琢其德意以故十三郡之民瘠而不傷悍而不爲亂薦紳先生稱說誦服無所施其繩墨之論而公尤所注心者謂士四民之晉文章教化之務也繡斧所嚮命郡國州縣長博士官遴士之雋者進而校其藝探珠搜玉無虛美無畱賞士喁喁慕諛奮於大雅之途又前御史所未有也然則天子所宵旰不能致者公悉爲致之而天子所津津不置必欲力致之者公以其身砥焉而若弗爲致如是故御史重非御史能重公公固有以重之也公事竣且還報天子矣 聖主方憬然輪臺卽有所不卽罷而

中亦有所不寧有如軒臨前席公問所以按江右狀
公具陳磽土瘠民脂竭膏浚之態無隱其所能致者
如此而力言其所弗爲致者如彼 主上當爲灑然
動容盡去其敝政與天下更始移公所以按江右者
勅天下直指使者皆若方公稱真御史然則公所董
威布德流暢王澤豈惟三楚九江嶺巖陬壤之間已
哉公行矣某悵悵焉如有所失而皇皇然規隨焉而
若無所倚又非特以一時聚散之感然者遂不厭繁
蕪書所欲言以投之掌記

賀斗垣周公晉浙江左布政序

斗垣周公始以民部郎高第出守婺州政靜而民和
以卓異聞晉督浙學政風厲諸士士無愚俊咸大有
造焉已晉叅藩督鹽法水利事商民俱戴之而會山
以東觀察使缺擢公往浙士民深去思各爲祠碑頌
公日盼盼望公來不已 上幸惠吾浙晉公承宣布

政使司右布政至而值左轄缺公卽署其事亾何卽
轉公左矣于是浙士民萬億歡呼相慶而公門下士
諸生^某者受公知特深相率詣予乞一言爲賀余

曰此非賀公也今日爲吾浙藩政賀而他日爲國
家得大臣平章政事賀也夫今布政卽古方伯岳牧
之長內與六卿敵體官以承宣爲名蓋宣 上德澤
條教率群吏精白以承保釐萬民匪屑屑言財賦顧
財賦貢自民應 上供給軍國之需所浚民膏髓關
利病非細也而又會軍旅繁興時大司農苦常額不
給歲餉有加民益病浚則宣布孰急焉有如察者務
箕歛而不問民瘠抑過用其長厚之意而無所事振
刷則於國罔濟而民胥病公冰雪自持準繩群吏有
司亾敢不浣濯以應按所需緩急而節宣之有輸則
先期下令次第至民不病催科迫也當其輸委所
司累而上奸民滑胥無容相表裏攬納爲奸恣蠹食
也關支時躬自按則徵發主藏吏抱牘紀出納已耳
無容影射紛籍溷耳目上下其手一切員役屏足門
以外無闖入也幕官領解公自爲封識印緘卽有不
肖之吏不得私發陰爲竊抵入而獻內府往往多羨
緡度支嘆服前此未有也它德澤條教興利除害所
以宣而布之諸郡邑其宏博精密類若此蓋公抱真

實心經國子民靡所不殫而才識通朗足以運之是
所爲吾浙萬生靈賀者也今 國家酋虜不靖寇亂
四起徵兵增餉愁民竭澤罄內帑外府之入未足果
腹而貪殘將吏日以賄聞至不可窮詰士大夫切飄
搖風雨之嘆豈惟其政詘用非其人耳藉令實心通
才如公者中外推轂由方伯入而列六卿之席出秉
節鉞移其藩屏浙者經營當世之務提衡清白以淬
厲文武之士使賢與奸不相殺出納財賦節宣緩急
按籍參驗而不令其蝨食貪殘之吏無所容其窟穴
所以嚴綜覈畫一條教而需德澤無以異於浙計自
浙以推之區宇猶之乎自婺而推之東西浙若握樞
轉轂然吾知無難也昔者成化之余肅敏弘治之劉
忠宣德望勲業錄在名臣俱自浙旬宣著以公揆之
又何讓哉于是諸生輾然起而對曰二三子以衿紳
之末日庇公宇下第知公憐才造士宣德專政漸被
吾浙若江海沃而雨露滋而不知公所以平章政事
劬勩一世具是也異日者詩人之詠甘棠史氏之表
列卿請奉先生言以先鍾鼎而持符券可乎余曰諾

遂書之投公掌記

嘉善康侯三載奏績序

康侯日穎以進士高第令瑞安踰年邑大治會大計吏都御史御史臺從邑人請謂邑當海徼令賢乞免覲恃以安亾何司銓者知其賢以瑞安不足展侯用移而令嘉善半歲餘邑亦大治今四月以兩邑治行奏三載績於考功氏士大夫父老咸謳頌之其簿佐吳君廷鉉徵於民式於堂以予之知侯來乞贈言余作而嘆曰觀吾日穎而知吏績之所以不同術也夫

考功氏課吏之法第稽三載而績之云耳彼俗吏飾簿書絜日月塗耳目俛仰上下若傭人計時以冒功巧者優爲之固亾足算其或鈎致者以察搏擊者以苛好文者遺事持廉者戾物矜名者遠實寸有所長尺有所短卽赫然功能非有道者所貴乃吾日穎之爲瑞安也身廉靖爲表而先教化壹法度平賦役簡獄訟興賢作士俾奮於文學申鄉約遵高皇帝六諭以諭之揚忠貞節孝以風厲之胥史隸卒亾敢侮法四民樂業知所向方雖僻在海陬外寇不至覽邑

所紀四歌十謠幾乎康衢之世矣已移而之嘉善也
其田賦徭役訟獄視瑞安倍其衿紳文學之士倍又
錯壤它邑骫法舞文之奸亦往往而是稱刁繁不易
理而侯以爲地易民民不易心吾亦不易我稍稍興
除其小不便者而一切風教法度惟貞惟肅平停其
賦役以式和士民猶之乎瑞安也而嘉善之士若訓
民從又奸人奉法屏息若覘之消雪亦猶之乎瑞安
也豈惟與世之俗吏俛仰緣飾者不同類卽所稱才
吏一察之智一至之理亦惡能與之校功程能此無
它侯負絕世才而通經學古自其爲孝秀時已然余
嘗提江西學侯適爲蕭江博士時過從上下論議氣
味甚浹蓋深醇宏遠之器也吾夫子言君子學道則
愛人而王荆公曰經術所以經世務則侯所以治平
兩邑具是矣今天下多事財殫民愁寇亂四起矜能
喜事之人不學無術往往始銳而末弱議論紛出無
所歸一有如考功氏以侯異績聞被 聖主殊尤之
拜入司銓衡高列臺垣叅帷幄之謀審安危之數吾
知天下之人情世務與兩邑不甚相遠而侯所爲愛

人經世之略本原學術亦豈能舍治平兩邑者而更
操之其爲名卿鴻鉅之業卽其爲循吏者而在而謂
東甌武水之績不足爲侯頌乎哉遂足竟侯乎哉吳
君聞余言再拜起謝曰廷鉉小吏也式於堂以邑知
邑而已未知邑之通於天下若是請書之冊它日執
左券以合右券

寓林集卷之四終

